

T 5236.03/4 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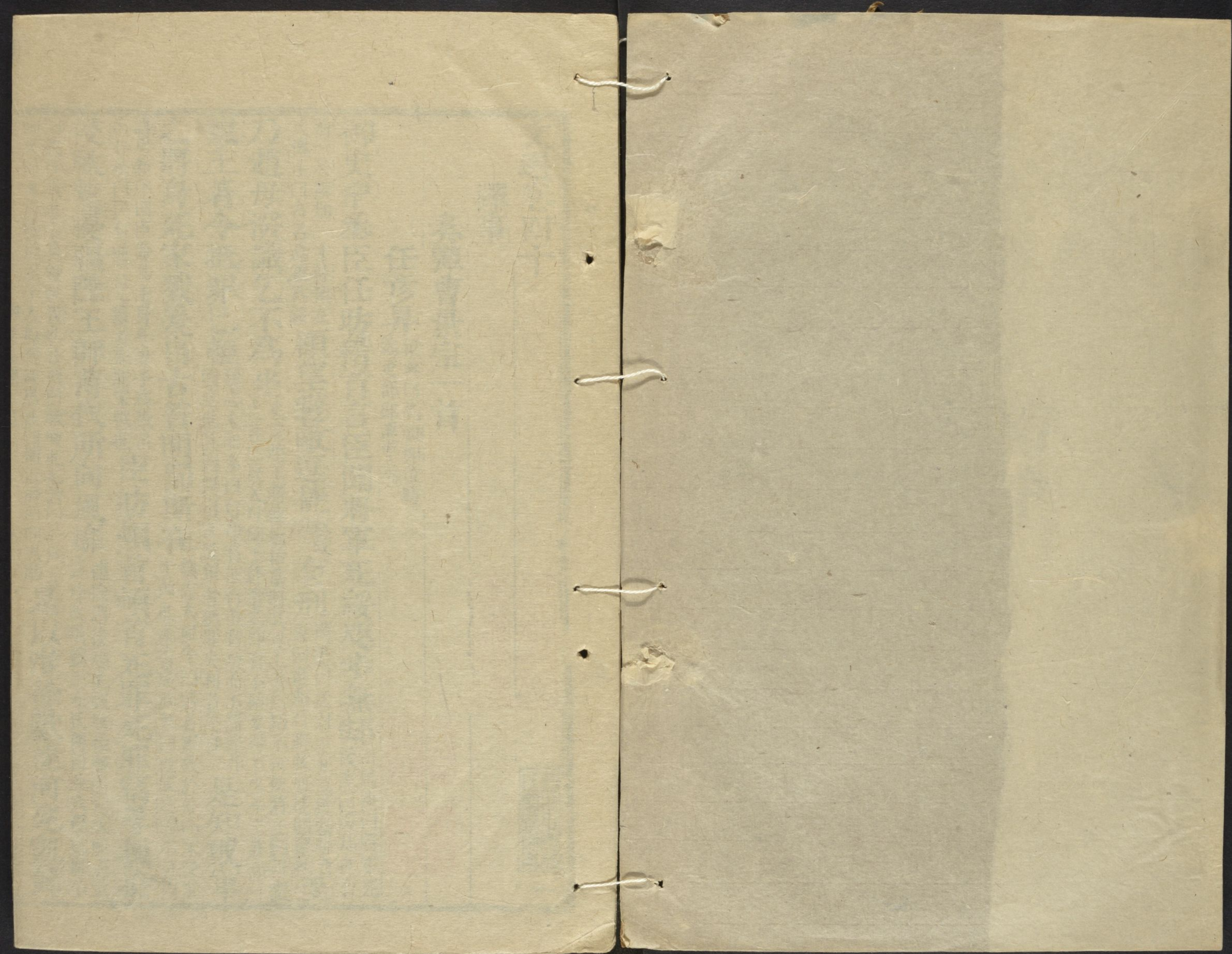
文

選

四十五至四十四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28 1932



文選卷四十

彈事

奏彈曹景宗一首

任彥昇

梁典曰高祖即位昉為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步無却

司馬法曰將軍死綏注曰綏却也有

前一尺無却一寸杜預左氏傳注曰古各選軍為綏

顧望避敵逗撓

奴教切

有刑

漢書曰廷尉王恢逗撓當斬首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

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

史記趙王將使趙括為將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不坐乎王許諾

魏王著令抵罪已輕

魏志太祖令曰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

是知敗軍

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晉明罰斯在

魏志太祖令曰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于內也漢書廣武君曰敗軍之將不可以

語勇新序曰臣侮其主身死妻子為戮呂氏春秋曰民有逆天之道者死罪家戮也

臣昉頓首頓首

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珪改稱魏王左氏傳曰北戎侵鄭鄭伯

侵軼躔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

德儉謂後魏也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珪改稱魏王左氏傳曰北戎侵鄭鄭伯

曰彼徒我車羅其侵軼我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於鑠王師又曰薄伐獯狁至于太原晉起居注曰檀道濟所向風靡

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



西川中鳳
氏國開南

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左氏傳曰齊侯來獻戎捷尚書曰濟河惟兗州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

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 吳曆曰諸葛恪作東關魏軍距之恪令丁奉等兵便亂所遂破北軍歷陽縣邵圖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一百里史記蔡澤曰白起一戰舉鄢郢吳志曰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佃向塗中伏滔北征記曰金城西沂曰塗澗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日有千金之費

而司部懸隔糾臨寇境 沈約宋書曰宋世分郢州

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 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狡也左氏傳子產曰今陳介恃楚眾憑陵弊邑

故司州刺史蔡道恭 劉璠梁典曰天監三年司州刺史漢壽伯蔡道恭卒於圍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戰守城數日不能起聞戰鼓聲憤叱而卒眾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

率勵義勇奮不顧命 潘安仁馬汧督諫曰率勵有方司馬

猶轉戰無窮 潘安仁馬汧督諫曰率勵有方司馬

全城守死自冬徂秋 潘安仁馬汧督諫曰率勵有方司馬

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疎 史記曰騾騎將軍轉戰過馬支山毛詩曰鋪敦淮漬仍執醜虜

勒則耿存而蔡亡 漢書曰武帝遣騾騎都尉李陵將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

單于之首久懸北關 漢書宣帝詔曰傳介子軼樓蘭土安歸首懸之北關

豈道受降可築涉安啟土 漢書宣帝詔曰傳介子軼樓蘭土安歸首懸之北關

而巳哉 漢武帝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杆音孟又曰

寔由郢州刺史臣 漢書宣帝詔曰傳介子軼樓蘭土安歸首懸之北關

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 晉起居注詔曰檀道濟奉命致討所向風靡毛詩曰旋車言邁

故使蝟結蟻聚 音起居注詔曰檀道濟奉命致討所向風靡毛詩曰旋車言邁

水草有依 漢書賈誼曰高帝王功臣反者蝟毛而起吳志曰錢塘大帥种式等蟻聚為寇漢書曰儉仇德鬻居于邊地逐水草遷徙也

方復按甲盤 漢書賈誼曰高帝王功臣反者蝟毛而起吳志曰錢塘大帥种式等蟻聚為寇漢書曰儉仇德鬻居于邊地逐水草遷徙也

相緩救資敵 魏志曰司馬文王征諸葛誕六軍按甲而誕自困廣雅曰盤相不進也李斯上書曰今逐客以資敵

遂令孤城窮守力 魏志曰司馬文王征諸葛誕六軍按甲而誕自困廣雅曰盤相不進也李斯上書曰今逐客以資敵

屈凶威 謝承後漢書胡爽曰狄恭以甲兵守孤城於絕域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今足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晉溫季曰逃威也杜預曰凶賊為害故曰威也

雖然 謝承後漢書胡爽曰狄恭以甲兵守孤城於絕域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今足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晉溫季曰逃威也杜預曰凶賊為害故曰威也

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劔 劉璠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將軍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荆郢發兵往援曹景宗為都督及荆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

疆場 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戎名也管子曰民無恥不可以固守漢書曰諸將曰疆場楚數進取如淳曰進取多所攻也毛詩曰自貽伊戚陳琳檄豫州曰傷夷折劔折挫也

不有嚴刑誅 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戎名也管子曰民無恥不可以固守漢書曰諸將曰疆場楚數進取如淳曰進取多所攻也毛詩曰自貽伊戚陳琳檄豫州曰傷夷折劔折挫也

賞安寘景宗即主 史記曰繁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曰峻徒御以誅賞毛萇詩傳曰賞置也主謂為主首也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荒迷昏亂儀度即主

臣謹按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 臣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主為句臣當下讀也

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邁茲多幸 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間

左氏傳羊舌職曰民指縱非擬獲獸何勤漢書曰上先封蕭何為鄴侯功臣皆曰蕭何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指縱非擬獲獸何勤未有汗馬勞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上曰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公徒能走得獸者功狗也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莫敢言賞茂通侯

榮高列將漢書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將爵通侯應劭曰通侯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為列侯見序列也方言曰列班也負擔裁弛

鐘鼎遺列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施於負擔君之惠也又曰宋左師母食擊鐘家語曰子路南遊楚列鼎而食廣雅曰列陳也和戎莫效二

入已陳左氏傳曰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也自頂至踵功歸造化孟子曰

愛摩頂放於踵趙岐曰放至也淮南子喻巴蜀曰肝腦塗中原且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也潤草塗原豈獲自已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

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史記曰沛令閉城守左氏傳曰宋華元為植述功城者謳曰睥其目

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毛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溜又曰自靦面目視

管漢光命將坐知千里東觀漢記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魏武置法案以從事魏書曰太祖自

必敗報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魏書曰太祖自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周易曰師出以律鄭玄禮記注曰

伏惟聖武英挺畧不世出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無二於天下畧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趙

國頌曰料敵制勝威謀靡伉奉而行之實弘廟算西征賦曰彼雖眾其焉用故制勝於廟惟此廟

固理絕言提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臣寔庸固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劉琨勸進

氓致辱非所晉起居注曰大司馬早朝永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表曰逆胡

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左氏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臣謹以劾請以見

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

偏裨將帥胡卦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奉

白簡以聞

奏彈劉整一首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任彥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毓字孤家

無常子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入見王隱晉書曰汜毓字是以

是以

是以

是以

是以

是以

是以

義士節夫聞之有立

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東京賦曰貞夫懷節班固漢書贊曰孟子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

千載美談斯為稱首

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封禪書曰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也

臣昉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

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常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

伯並已入眾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畱奴自使伯又奪寅息逡婢

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逡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

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

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

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便打息逡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

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

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整亡父興道先為零陵郡得奴

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寅寅亡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

應入眾整便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逡其奴當伯

先是眾奴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眾作

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

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眾整復云寅未

分財贖當伯又應屬眾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逡整規當伯還

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

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逡寅妻范云當伯是

亡夫私贖應屬息逡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

云應充眾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

劉整兄寅弟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

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

上取車帷為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

又以向未詳
伯字疑衍

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志等四人于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孃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提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孃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畧兄子遂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往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

此書於有脫後

何不分注彈下既入此選理當刪前今復詳引通亂本書之舊善不解屬文長尔乃尔

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昭明刪此文太畧故詳引之今與彈相應也臣謹案新除中軍參

軍臣劉整閭閻聳名教所絕史記太史公曰李斯自閭閻歷諸侯弔屈原曰關其尊顯讒諛得志世說曰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任放為達或有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純袴漢書曰班伯出與王許子弟為羣在綺襦純袴之間

絕通問而妄肆醜辭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包咸論語注曰肆極意敢言也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毛萇曰莠醜也終

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謂打遂也謝承後漢書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家語曰孔子謂曾子曰汝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事瞽叟也小挫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忝忝之孝薛包分財取

其老弱范曄後漢書曰汝南薛包字孟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後徵拜侍中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老聲名著聞太守連召請

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倣文通之偽迹顏延年詠向秀

管人睦親衣無常主顏延年陶徵士誄曰睦親之行衣無常主已見上文整之撫姪

食有故人謂責米也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齊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乃告人曰

名臣曰深心託毫素表彥伯曰迹滂必偽

史又與寡嫂詐訟田遂不仕

曰深心託毫素表彥伯曰迹滂必偽

名臣曰深心託毫素表彥伯曰迹滂必偽

史又與寡嫂詐訟田遂不仕

公孫弘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臨天下於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襜昌切惟交

是朝右疑其矯焉弘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質謂取車帷也漢書曰高祖從王媪武負貫酒兩家常折券棄債左氏傳晏子曰釜十則鋪杜預曰六斛四斗也包咸論語注曰十六斗為庾詩曰漸車帷裳毛長曰帷裳婦人車飾鄭玄曰帷裳童容也方言曰江淮謂襜褕為童容也左氏

人之無情一何至此莊子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

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嵇康絕交書曰世教所不容臣等參議

請以見事免整所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

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龍牽請付獄

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

云云誠惶誠恐以聞

奏彈王源一首

沈休文吳均齊春秋曰永平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

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左氏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

非吾偶也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班固不疑述曰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遂逃致仕

辨伉合之義升降寔隆誠非一揆禮記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能庇其伉儷尚書曰道有升降政繇俗革吳都賦曰宏隆異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尚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至於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孫綽子曰

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荅賈戲曰周失其御衣冠之族日失其序范

庶毛詩曰瑣瑣姻婭則無撫仕毛萇曰兩婿相謂曰婭漢書曰有厥養卒如淳曰斷賤也販鬻祖曾以為賈道鄭玄周禮注曰

明目腆顏曾無愧畏丁德禮厲志賦曰苟神祇之我昭永明目而無作孔安國尚書傳曰腆厚也毛詩曰不愧於人不畏於天若夫盛

德之胤世業可懷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幽通賦曰違世業之可懷藥郤之家前徽未遠左氏傳

既壯而室竊貲莫非阜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嘲曰司馬長卿

結褵國語曰越王勾踐行成於吳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論語子曰志士

日一介適女執箕箒於王宮者也

宋大明五年詔士族雜婚者皆補將吏當時與二商雜戶為婚蓋有綱禁後所謂豎之流任也

害仁 自宸歷御寓弘革典憲雖除舊帛新而斯風未殄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辰申須曰彗

所以除舊布新也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於紀陛下所以負宸切與言思清敞俗者也禮記

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曰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扆與依同詩曰興言出宿尚書曰獎俗奢麗萬世同流臣實懦品謬掌天憲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字文紀為侍御史順帝遣漢書劉

陶上疏曰今權臣口含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字文紀為侍御史順帝遣漢書劉

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東觀漢記曰皇甫嵩上言四姓權右咸各斂手也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應據詩曰城狐

不可掘社鼠不可熏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范曄後漢書虞延謂馬成曰爾民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毛詩曰秩秩

大猷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漢書曰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賈逵國語注曰風採也采聽商旅之言也

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檀道鸞晉陽秋曰王雅字茂德東海鄉人為右僕射周禮曰八

命作牧鄭司農曰一州之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尚書

曰亮采惠疇孔安國注曰采事也何法盛陳郡錄曰謝石以有大勳遂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徹應劭漢書

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也而托姻結好唯利是求左氏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秦與晉出入秦惟利是視玷辱流輩莫斯

為甚孝經鉤命訣曰名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

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胄魏志曰滿寵字伯章景祐二年為太尉薨子儼

嗣世說曰儼弟子奮元康中至司隸校尉荀綽冀州記曰奮高平人也家計温足見託為息鸞覓婚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家温而食厚祿

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漢書宋傳曰王卿憂公齋閱詣府音義曰明其等曰閱積功曰閱也見璋之

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閣主簿吳均齊春秋曰王慈字源父有令譽稍歷侍中吳郡太守源父

子因共詳議判與為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娶妻及納徵皆曰聘周禮曰穀圭以聘女

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

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晉

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臧榮緒晉書陳啓有魯西朝干寶晉紀曰苗願殺司隸校尉滿奮荀綽冀州記曰滿奮字武秋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其為虛

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漢書曰義曰連親姻也尚書大傳曰文王施政而物皆聽潘楊之睦

有異於此潘岳楊仲武誄曰潘楊之睦有自來矣曹子建求自試表曰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

施矜之費化充牀第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儀禮曰女嫁母施矜結帨鄭玄曰帨佩巾也左氏傳曰趙武過鄭伯有賦鴉之責

鄙情贅行造次以之蜀志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鄙情欲因行止之際逼臣取利也老子曰自伐無功

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杜預曰第簣也文選卷四十一

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王弼曰更爲疣贅也糾慝繩違允茲簡裁源卽主言其違慝信當此簡之所

格其非心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漢書音義曰無忌却秦有地資也同人者

貌異人者心列子曰夏桀股紂器桓齊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自禽獸之心也以彼行媒同之抱布禮記曰男

媒不相知名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左氏傳曰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豈有六卿

論語考比識曰格言成家語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藏馬汧督誅曰聞之前典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文子知人所舉

之胃納女於管庫之人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文子知人所舉宋子河

魴同穴於輿臺之鬼毛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

臣輿又曰僕臣臺高門降衡雖自已陸雲答兄書曰高門降衡修庭封蓬茂祖辱親於事爲甚說

與懷古字同曰儂輕易也茂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黜世塵家將被比屋尚書大傳曰周

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管辰方媾之黨革心於民可比屋而封宜

來日賈逵曰宋昭公革心易行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宮禁錮終身輒下禁

止視事如故言禁止其視事之法當如故事也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

誠惶誠恐云云

牋

荅臨淄侯牋

楊德祖

典畧曰楊德祖字德祖太尉彪子謙恭才博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脩荅牋後曹公

脩死罪死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毛萇詩傳曰彌終也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

之情深耶損辱嘉命蔚矣其文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

過此說文曰諷誦也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

之發魏國斯皆然矣仲宣投劉表寓流楚曠故云漢表孔璋窘身表氏故云冀域偉長淹雷高密故云青土公幹淪飄許京故云豫德理時居汝穎汝穎

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尚書曰對自周章於省覽何

遑高視哉家語曰孔子出乎四門周章遠望曹植足下高視於上京也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

有聖善之教發武王名也曰周公名也毛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以聖善我無令人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

德光贊大業而已

毛詩曰宣昭義問又曰人之秉彝好是懿德周勿曰富有之謂大業也

不復謂能兼覽傳記

畱思文章今乃舍王超陳度越數子矣

漢書桓譚曰楊子之書文義至深必度越諸子矣

觀者駭

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

於此乎

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然理會曰莫知所出故曰自然

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

成誦在心借

即

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畱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

論語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也

脩之仰望始如此矣是以對鵠而辭作暑賦彌

日而不獻

植為鵠鳥賦亦命脩為之而脩辭讓植又作大暑賦而脩亦作之終日不敢獻

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

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

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

禮記

注曰川

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掛口市

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

史記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桓子新論曰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眾士而莫能有變易者乃其事約豔體具而

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

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文雖出此而意

言微也

微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

曹植書曰楊雄猶稱壯夫不為

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少失照切

若比仲山周旦之疇為皆有譽邪

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變陳王業之

艱難然詩無仲山甫作者而吉父美仲山父之德未詳德祖何以言之

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

楚辭曰吾聞作忠以造怨忽謂之過言論語曰未之思也

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

英聲

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實錄成一家之言東

銘功景鐘書名竹帛

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

來圖敗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景昭曰景鐘景公鐘也墨子曰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也

斯自雅量素所蓄

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瞶誦詠而已

詩曰矇矇工敢望

惠施以忝莊氏

曹植書曰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脩言已豈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忝辱於莊周之相知乎莊周喻植也惠施莊周相知者也故引之

季

緒瓌瓌何足以云

曹植書曰劉季緒好詆訶文章魏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

反荅造次不能宣備

脩死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一首

繁休伯

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辯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疾轉

與笳同音欲賤還與余而盛
歎之雖過其公實而其文甚麗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賤不足自宣頃諸鼓

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左氏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能喉嚨引聲

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

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

不幽散廣雅曰抗高也聲悲舊笳曲美常均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長八尺施絃也及

與黃門鼓吹温胡迭唱迭和漢書曰鄭聲尤集黃門集樂之所漢書音義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恒譚新論曰漢之三主內置

工倡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沉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句

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左氏傳韓宣子如楚叔向為介上欲

傲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也

而其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轉化餘弄未盡暨

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暨及也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古詩曰胡馬依北風

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說文曰衽衣衽也背山臨溪

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泣泣殞涕悲懷慷慨自左驥

史炳零姐名倡魏志曰文帝令杜夔與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然驥與顛音同也其史炳零姐蓋亦當時之樂人聲類曰姐奴紺切說文曰婿字或作姐古

字假借也姐子也切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

有如子卿者也說文曰詭變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也是以因賤先白委曲

伏想御聞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左氏傳曰

得臣與寓目焉宴喜之樂蓋亦無量詩曰吉前宴喜欽死罪死罪

荅東阿王賤一首

陳孔璋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魏太祖辟為軍謀祭酒典記室病卒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世之才

秉青萍干將之器漢書曰袁盎諫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呂氏春秋曰趙襄子遊於圃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萍為參乘青萍進視下豫讓却寢伴為死人

叱青萍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萍曰少而與子友子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賦吾君

而我不言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之可也退而自殺青萍豫讓之友也張叔及論曰青萍砥礪於鋒鏑庖丁剖犧於用刃越絕書曰楚令歐冶子干將為鐵劍二枚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一曰莫邪 拂鐘無聲應機立斷

說苑曰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子何之過曰欲說東諸侯船人曰子渡河而溺安能說東諸侯乎過曰獨不聞于將莫邪拂鍾不錚試物不知然以之綴履曾不知兩錢之

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言天性自然受於異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論語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音

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炳說文曰焱火也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

驥所不敢追况於驚馬可得齊足呂氏春秋曰飛兔騶馵古之駿馬也流星言疾也李尤七歎曰神奔雷驅星流矢驚則莫若益

野騰駒楚辭曰驥驪儂塞而齊足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

著宋玉諷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東野下里之音也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也載懼

載笑欲罷不能詩曰既見復闕載笑載言論語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謹韞積玩耽以為吟頌

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吟頌謂韞吟歌誦琳死罪死罪

荅魏太子牋一首魏界曰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具報之

吳季重魏志曰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文帝為太子時重荅此牋也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

日月冉冉歲不與我楚辭曰老冉冉而逾施論語陽貨曰歲不我與管侍左右則坐眾賢出有微

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權漢書曰武帝微行私出張安曰騎出八市里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置酒樂飲賦詩

稱壽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史記曰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也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

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畧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

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

其人也西京賦序曰雍容愉揚漢書曰嚴助侍從從容若乃邊境有虞群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

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漢書延年曰羣下鼎沸社稷將傾又自夫躬上疏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積而狎至往者孝

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

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

國卒以敗亡臣竊耻之漢書曰唯嚴助與吾丘壽王見任用後淮南王朝賂遺助竟坐棄市壽王後坐事誅論語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

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

幾焉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著書人又取去魏文帝書曰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爾雅曰尚庶幾也而今各逝已為異

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物矣鵬鳥賦曰化為後來君子實可畏也文帝書曰後生可畏來者難誣伏惟所天左氏傳藏

君天也何休墨守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班固答賓戲曰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管籥籍之圃項代曰場

園講藝發言抗論窮理盡微周易窮理盡性孔安國尚書傳曰微妙也擿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文帝書曰五德不及蕭王年與

鸞龍麟羽之有五彩故以喻為答賓戲曰擿藻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文帝書曰五德不及蕭王年與

之齊矣東觀漢記曰更始遣使者立光武為蕭王此眾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

聲也易同聲相應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

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救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

累耳莊子曰可以保身孔安國尚書傳曰救正也慎子曰久處無過之地則世俗聽矣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

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論語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周勃曰雲從龍風從虎時邁

齒莖徒結切尚書曰日月逾邁左氏傳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耄老杜預曰七十曰耄也猶欲觸芻奮首展其割裂之用

也不勝悽悽尚書曰悽悽謹敬也以來命備悉故畧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吳季重魏畧曰質遷元城令之官過鄴辭太子到縣與太子牋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鄭玄禮記注曰延進也曜靈匿景繼以華燈楚辭曰角宿未旦耀

靈藏廣雅曰耀靈日也楚辭曰蘭膏明燭華燈錯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

以過也史記曰虞卿者遊說之士也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鎰再見為上卿故號為虞卿又曰秦昭王為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願

與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小器易盈先取沉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孔安國尚書傳曰沉謂醉

冥也頓猶弊也察土宜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漢書有恒山郡張晏曰恒山在

北鄰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漢書曰上東擊韓信餘寇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等耻上不禮其王陰謀欲殺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栢

人上曰栢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重以泝水漸漬疆宇漢書曰山郡元氏縣有泝水首受喟然歎

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漢曰成安君陳餘背漢之趙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泝水上音譎謂拔趙幟立漢

幟失策謂不用李左車之言也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廉頗藺相如趙國之賢將也東接鉅鹿存

李齊之流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在鉅鹿也都人士女服習

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在鉅鹿也

禮教

西都賦曰都人士女殊異於五方

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

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議欲以下

趙願假臣奇兵三萬人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兩將之首可致戲下成安君不聽也

而質闇弱無以莅之

毛長詩傳曰莅

也若乃邁德種恩對之風聲

尚書曰咎繇邁種德風聲已見上

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

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

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工與紅同毛詩序曰吟詠性情至

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

爾雅曰科條也

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桀

尚書曰臣無有

賦事行刑資於故實

國語樊穆仲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

抑亦慄慄有庶幾之

心孔安國尚書傳曰慄慄危懼貌

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

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

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

盧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又曰吾丘壽王善格五召待

詔拜侍中後為東郡尉復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

漢書曰張敞為

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

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值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曾臆糾結固無奇矣又曰陳咸字子康為南陽太

守咸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刀得入帝城死不恨矣後竟入為少府又曰陳湯字子公彼豈虛談夸論誑曜世心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

今一揆先後不質

爾雅曰質易也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聊以當

覲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

臧榮緒晉書曰鄭冲字文和滎陽人也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太祖為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

將校皆詣府勸進阮籍為其辭魏帝高貴鄉公也太祖晉文帝也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有恩心以

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

漢書武帝詔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左氏傳叔孫曰叔出季處

有自來矣

管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

說苑鄒子說梁王曰

伊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史記曰伊尹欲干湯乃為有莘氏媵臣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

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

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

尚書曰光宅天下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毛萇曰龜山蒙山也

呂尚

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

尚書中侯曰王即迴駕水畔至磻溪之水呂尚釣於崖史記曰西伯以呂尚為太師武王東伐

帥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武王已平商封尚父於齊營丘魏書荀攸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跡受已成之業呂望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皆太啟土宇跨州兼國

自是以

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東觀漢記曹節上書曰功薄賞厚誠有踧踖也然賢哲之士猶以為

美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况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王隱晉書宣紀曰天子策命上為相國又景紀曰天子策命上為

相國毛詩曰世有哲王尚書曰明德惟馨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民無謗言南都賦曰朝無闕政風烈昭宣

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

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帥輕兵到靈州大破之諸虜震服漢北地郡有靈州縣金城郡有榆中縣李陵書曰遠

聽之臣望風馳命爾雅曰震懼也長楊賦曰靡節西征羌焚東馳封禪文曰昆蟲聞澤回首內劇秦美新曰迴首內響喁喁如也東誅叛逆全軍獨剋

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之涉三越王隱晉書文紀

曰諸葛誕反上親臨西園四面並攻須臾陷潰斬送誕首魏志曰誕閉城自守遣小子親至吳請

救吳遣唐咨王祚來應誕及斬誕唐咨王祚皆降吳兵萬眾器仗軍實山積孫子兵法曰用兵之

法全軍為上破軍次之闔閭吳王也以此孫權爾雅曰懾懼也郭璞曰即懾字也漢書有三越謂吳越及南越及閩越也

論曰苞舉宇內尚書五福三曰康寧左氏傳晉叔向曰是以前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

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居陳蔡苛慝不作盜賊伏隱也故聖上覽乃管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

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故聖上覽乃管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

太原毛詩曰率由舊章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易曰受茲介福以中

正也左氏傳楚子曰軍士心允當即歸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

靡譽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國語曰齊教大成定三

休惕焉文西塞江源望祀岷山漢書曰江水祀蜀塞特性赤牛犢塞謂報神恩也禮記

事勝矣曰東巡狩望祀山川漢書曰秦并天下今祠官祠瀆山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長楊賦曰迴戈聊指南越相夷靡節遠無不服

岷山蜀之岷山也西征羌焚東馳今以靡為誤也迺無不肅國語祭公謀父曰近今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

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莊子曰舜讓天

子洲支伯曰子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支或為交呂公春

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下

鄰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莊子魯侯曰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之為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不通大

體敢以陳聞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謝玄暉蕭子顯齊書曰謝眺為隋王子隆府文學世祖敕眺可還都遷新安王中軍記室牋辭于世祖武皇帝

故吏文學謝眺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眺補中軍新安王記

室參軍眺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左氏傳曰潢汙行潦之水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駕蹇之

乘希沃若而中疲班固王命論曰駕蹇之乘不聘千里之塗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李軌曰希望也詩曰我馬維絡六轡沃若沃

何則皋壤搖落對之惆悵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泉壤使我欣欣而樂樂未也宋又繼之楚辭曰草木搖落而變衰又曰惆悵予

岐路西東或以歎喏鳥合切淮南子曰揚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又曰雍門周見於孟嘗君嘗君為之鳴咽流涕歎與鳴同

况迺服義徒擁歸志莫從言密服義之情也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沫鄭玄儀禮注曰擁抱也孟子曰子浩然有歸志曹植應詔詩曰朝觀莫從

邈若墜雨翩似秋帶潘岳楊氏七哀詩曰漉如葉落對邈然雨絕天論衡曰雲散水墜成爲雨矣郭璞遊仙詩曰在世無千月命如秋葉帶眺

實庸流行能無算鄭玄論語注曰算數也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天地喻帝山川喻王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

故捨耒場圃奉筆兔園詩曰九月築場圃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圃之樂築兔園也東亂三江西浮

七澤言常從子隆也蕭子顯齊書曰隋王子隆爲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後遷西將軍荆州刺史三澤越境也七澤楚境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正絕流曰亂尚書曰三澤既入震澤底定楚

契闊戎旃從容燕語毛詩曰死生契闊周禮九旗通帛曰旃劉向七言曰讒處從容觀詩書毛詩曰燕笑

長裾日曳後乘載脂鄒陽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文學記乘於後車毛詩曰載脂載牽還車言邁

抽南齊書作搜

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曹植豔歌行曰長者賜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楚辭曰朝暉髮於陽谷兮晞余

撫臆論報早誓肌骨演連珠曰撫臆論心陳思王責躬表曰抱豐歸蕃刻肌刻骨不寤滄溟未運波臣

自蕩莊子曰鯤化而爲鳥其名曰鵬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司馬彪曰轉運也又曰莊周謂鮑

解方春旅翮先謝滄溟渤澥皆以喻王波臣旅翮皆自喻也解嘲曰若江湖之魚渤海之鳥清切藩房寂寥舊華

白雲在天龍門不見穆天子傳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將子

去德滋永思德滋淡莊子徐無鬼謂女商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

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艤於莊子徐無鬼謂女商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

朱邸方開効蓬心於秋實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

如其簪履或存衽席子猶蓬之心也夫韓詩外傳簡王曰夫春討桃李秋得食其實也

無改韓詩外傳曰少原之野有婦人刈著薪而失簪哭甚哀言不忘舊楚昭王亡其齒履已行三十步而還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者韓子曰

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文公至河令席蓐捐之咎犯聞之曰席蓐所臥也而君棄之臣不勝其哀鄭玄周禮注曰衽席乃單席也

秋實自用刑顯事

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
覽涕告辭悲來橫集楚辭曰思美人兮
登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曰願以妻子托朱生
涕橫集而成行漢書中山
不任犬馬之誠史記丞相青翟曰
靖王曰不知涕泣之橫集臣不勝犬馬心

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任彥昇劉璠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任昉為記室用舊也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冊劉歆甘泉賦曰擇吉

德顯功高光副四海東觀漢記明帝冊曰剖符封侯或以德顯朱舍生之倫

庇身有地曹植對酒行曰含生蒙澤草木茂延况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魏

帝令曰况吾託士人之咳若改唾為恩眄睐成飾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幸聞咳小人

懷惠顧知死所論語子曰小人懷惠左氏傳其友管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

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梁史曰始高祖遇昉於竟陵王西邸從

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高祖善騎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莊子孔子謂漁

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漢書廝養卒曰兩人左提右挈滅燕易矣詩曰善戲謔兮漢書衛青

曰臣幸侍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知梁武之

嘉梁書作清

梁書邱遲傳以此變為遲作與典異

先覺也猶仕齊邦是淪驕餌也論語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漢書桓生欲借書曰班嗣報曰不往聖人之網不鯁君之餌也

而相賀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蠛風相弔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遂古易曰易有太極

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上林賦曰孫叔奉轡羽獵賦曰齊桓曾不足使扶轂神功無紀作

物何稱言聖德幽玄同夫二者既無功而可紀亦何名而可稱莊子曰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司馬彪曰造物惟此魚目唐突璣璠魚目

府朝初建俊賢翹首阮籍奏記曰羣英翹首俊賢抗足

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荅東觀漢記太史官曰取况千載而一遇者也易曰天造草昧言王者之恩同於上帝故云再造

雖則隕越且知非報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隕越于下毛詩曰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不勝荷戴屏營之情

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一首

任彥昇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本蘭陵郡縣中都

瑩等勸進公猶謙讓未之許瑩等又牋並任昉之辭也帝謂寶融也

史記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遷以漢武見在故云今上也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

方言曰蘊崇也謂尊崇而加策命也蘊與韞同

奉被還命未蒙虛受

易曰

君子以措紳顯顯深所未達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措紳先生之畧術李奇曰措插虛受人

語子曰丘未達也

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

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

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

莊子舜以天下讓其

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以舜之德為未至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魏書荀攸勸進曰信匹夫細行攸等所大懼

是以履乘石而周公

不以為疑

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且踐東宮履乘石假為天子

增玉璜而太

公不以為讓

尚書中候曰王至田於溪水畔呂尚釣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

爾維鈴報在齊宋均曰旌理也

况世哲繼軌先德在民

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曰王綏八世德名繼軌左氏傳晉士鞅謂秦伯曰纘武子之德在

人如周人思召公焉

經綸草昧歎深微管

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草昧論語子曰管仲相相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

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

劉璠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與眾十

萬於鍾山宮城拒守豫州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慧景走追斬之除侍中遷尚書令

班師振

旅大造王室

尚書曰班師振旅孔安國曰班還也兵入曰振旅言整眾也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于西

雖累繭救宋重祇存

王室果書作
臺閣

增南史作
贈聖書因

楚

說文曰繭黑皴也古典切戰國策曰公輸般為楚設機械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死

重繭累帛也淮南子曰申包胥累繭重帛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瓜竹尼切

居今觀古曾何足

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

呂氏春秋曰范氏亡石得其鍾者欲負而走則大鍾不可負以椎毀之悅然有音怨人聞之而奪已遽掩其耳惡聞

其過亦由此也漢書蒯通謂韓信曰臣聞勇畧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

皇天后土不勝其酷

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復后土而戴皇天

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

劉璠梁典曰東昏荒淫歸政闔豎尚書令懿於

中書省飲鳩堯論語此考識曰殷惑妲己玉馬走宋均曰女妲己有美色也玉馬喻賢臣奔去也論語陰禧識曰庚子之日金版剋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于禽宋均曰謂殺關龍之後庚子日庭

中地有此版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

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淹涕激義士

之心

劉璠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荊州行事蕭穎曹建牙東伐吳志曰孫策亡權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寢伏哀戚乃扶上馬陳兵而出范曄後漢書曰馬援據鞍

顧盼三國名臣頌曰輟哭止哀東觀漢記曰光武兄齊武王以譖遇害上獨居不御酒肉坐臥枕席有涕泣處晉中書劉胤謂邵續曰莫若亢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民之志

能使海若登祗罄圖效祉

楚辭曰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王逸曰海若海神名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

君觀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爾雅曰罄盡也

山戎孤竹束馬景從

漢書郊祀志曰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束馬懸車上辟耳之山西都

賦曰天官景從

伐罪弔民一匡靖亂

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

務靖亂無匪叨天功實勤濡足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功以為勤於天也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樂廣曰

母令為濡足或不救人可乎王隱晉書劉琨表曰李術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樵名教中自有樂道風素論坐鎮雅俗采同日也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地何為乃爾

調不習孫吳邁茲神武曹植上疏曰不取孫吳而聞與之會周驅盡誅之氓濟

必封之俗史記周公曰後嗣王紂其民皆可誅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也孔安國龜

玉不毀誰之功歟論語曰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獨為君子將使

伊周何地謝承後漢書王暢誅劉表曰遵伯其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周易曰

不任控款悉心重謁論語注曰控款誠懇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左

傳帥曠謂晉侯曰夫君氏

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奏記

詣蔣公一首

阮嗣宗

臧榮緒晉書曰太尉蔣濟聞籍有才雋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吏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籍乃

就吏後謝病歸復為尚書郎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已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舍一之德據上台之位尚書曰伊尹作成有一

以為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辟猶召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公開府之日人人自

之上而文侯擁篲史記曰卜商字子夏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沐浴之間退而老子夏處西河

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

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

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鄒陽上書曰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

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

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漢書武帝制曰守

負薪疲病足力不强孟子曰孟子有疾王使人問疾孟子對曰昔

補吏之日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及也

君羊英晉書
作英真家

香作

文選卷四十一

書上

李少卿答蘇武書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一首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一首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一首

朱叔元爲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阮元瑜爲曹公作與孫權書一首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二首

與鍾大理書一首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一首



與吳季重書一首

吳季重答東阿王書一首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一首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一首

答蘇武書

李少卿

子卿足下

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勤

宣令德策名清時

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狐突對晉惠公曰策名也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清時謂昭帝之時榮問休暢幸

甚幸甚

小雅曰非分而得謂之幸

遠託異國昔人所悲

桓子新論雍門周鼓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

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蕭條則心傷矣

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

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

孝經曰參不敏能不愧然自從一以降以至今日

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

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惻於異類王肅曰異類四方夷狄也

鞬

古豆切

毳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

說文曰鞬臂衣也漢書董君

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毳鞬羶帳也烏孫公主歌曰肉為食酪為漿

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

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

杜摯笳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傳玄

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

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

賈逵國語注曰聊賴也

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

竝為鯨鯢

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

身負國恩為世所

悲

背恩不報為負恩也鄭玄禮記注曰負背也子歸受榮我畱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

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

先君謂其父當戶也即廣之子

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

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七亦切心以自明勿士粉切

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王逸注離騷曰已矣絕望之辭也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

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

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音支令人悲增怛耳爾雅曰怛憂也方言曰怛痛也

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七忽切未盡所懷故復略而

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先帝謂武帝也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

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集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進臣輒引師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云其名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

之城漢書蕭何曰語天漢其稱甚美臣瓚按流俗語曰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以五千之眾對十萬之軍策疲

乏之兵當新羈之馬說文曰羈馬絡頭也然猶斬將搴居展切旗追奔逐北史記曰斬將搴旗之

士臣瓚按故取曰塞頭滅跡埽塵斬其梟帥張晏漢書注曰驍勇也若六博之梟使三軍之

士視死如歸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域車不結軌士不之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成子文陵也不才希當大

任呂氏春秋淳于髡曰臣不肯不足以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說文作戡戡勝也此匈奴既敗舉

國興師劉北穀梁注曰舉盡也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

形既不相如而去切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

乘創初良切痛決命爭首漢書曰陵與單于連戰士卒矢傷三創者載替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死傷積野餘不滿

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

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火故切徒空也言空首奮擊無復甲冑爭為先登

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血即淚也燕丹子曰太子歔歔飲淚單于謂陵

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賊臣謂管敢也李陵傳云軍候管敢為軍旅候被殺尉咎之五

皇帝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

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祕計始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又曰其從如雨

況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謂漢朝執事之人也苟怨陵以

何休公羊注曰僅纒也

地名謂堪輿循按說文云堪地也

善本無得字何云不免得與不可復得應疑也

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

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

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虜

祖考之明也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琴操曰重耳將自殺子昔范

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復勾踐之讎報

魯國之差史記曰吳王發精卒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勾踐令大夫

種行成於吳王王赦越句踐自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范

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於越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曹沫者

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

公許與魯會于柯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

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區區

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漢書曰

捕得生口言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此陵所以仰天椎直心而泣血也足下又

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蒞

醢史記曰相國蕭何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棄地願令民得入田收粟無為獸食上大

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請五苑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樊噲嘗黨呂氏即曰

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

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又曰陳豨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事覺呂后使武士縛信斬

於長安鍾室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著青衣行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泣曰願處故昌

邑后許諾既至白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蜀自遺患不如將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黥布

傳韓信說文曰菹肉醬也鼂錯受戮周魏見辜鼂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周勃為丞

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竝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謫能不得展

彼二子之遐舉進不為之痛心哉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賈誼已見

亞夫子為父買官四方甲楛五百被召請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賞乃葬器也何謂

反乎史侵之益急遂入廷尉不食五日殿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

有命世者三子謂范蠡曹沫也言諸侯才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

能者被囚戮不如一子之能雪恥報功也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

也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漢書曰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擊匈奴

迴遠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色愠怒引兵出東道或失道後大將

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忽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

蔡邕獨斷云
漢興惟王子封為
王者得茅土其
他功臣以千數祖
入為郎不受茅
土不立社此言
事茅土之舊故
是後人語也况
漢法非軍功不
侯丞相封侯始
自公孫弟之息
澤博望之裂
土事由道中事
土千乘之云惟

孫弟實益王
上書以楊敞
無勞為搜粟
都尉相提言
之可知武雅著
節也綠汗衣
自因以後人承
用多誤若夫
定陵之侯乃
出亂政不容相
誦也

大小十餘載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令廣部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
且足
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到音義鄭德曰以刀割頸曰劉姑鼎切

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于伏劍不顧流離辛

苦幾巨依切死塞北之野漢書曰漢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

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亾告之緱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
此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
持武武氣絕半日復息

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丁年謂丁壯之年也漢書曰武留匈奴

母終堂生妻去帷漢書陵謂武曰陵來時太夫人已不幸此天下所希聞古今

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

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

道千乘之國漢書曰兵車千乘諸侯之大者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漢書元始

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

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

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恩漢

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

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莖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

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又願足下勿

復望陵嗟呼子卿夫復何言相土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

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故人謂任立政大將勉事

聖君足下胤子無恙漢書曰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各通國楚勿以為念努力

自愛老子曰聖人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

司馬子長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

陽人為衛將軍後為益州刺史

太史公牛馬走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為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太史公牛馬走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

而用漢書
作用而

誰乃作無誰

見笑作誤
笑

如淳曰少卿 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禮記曰儒有推賢而進 意

氣懃懃懇懇 懃懃懇懇忠款之貌也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

此也 蘇林曰而猶如也禮記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失浴也 僕雖疲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 側聞謙辭

也列子曰吾側聞之禮 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 言舉動必為人之所尤過也 欲益反

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 鬱悒不通也楚辭曰獨鬱結其誰語 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

誰為猶為誰也言已假欲為善 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 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太

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大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蕩蕩乎 何則士為知己者用

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知音者 女為說已者容 戰國策曰晉陽之孫家讓事知伯知伯寵之及趙襄子殺知伯讓

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 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出許由也夷伯夷也 終不可以

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書辭宜答 點辱也往而與我書且宜應答但有事故不獲答 會東從

上來又迫賤事 服虔曰從武帝還之康曰卑賤之事若煩務也如淳曰遷為中書令任職常知中書羽偶有賊盜之事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也 相見

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 文穎曰卒卒促遽之意也間隙也 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

罪涉旬月迫季冬 如淳曰平居時不肯報其書今安有不測之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恕以度已也 僕又薄從上雍恐

卒然不可為諱 李奇曰薄迫也迫者從行善日難言其死故云不可諱 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

右 廣雅曰懣悶也楚辭曰惟煩悶以盈胸 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 謂任安恨不見報也 請略陳固陋闕

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 符信 愛施者仁之端

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 勇士當於此而果決之 立名者行之極也

凡人能立志者 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

禍莫僭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 所可僭者唯欲之與利為禍之極也所可痛者唯傷心之事而可為悲也 行莫醜於

辱先詬莫大於宮刑 醜穢也先謂祖也詬音垢應劭曰詬恥也說文詬或作詢火近切禮記儒行曰安常以備相詬病左氏傳宋元公曰余不忍其詬尋此二

書其訓 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者衛靈公與

雍渠同載孔子適陳 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乘使孔子為次乘並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恥之去衛

過曹此言孔 商鞅因景監見趙良 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五段大夫賢趙良曰五段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知其

賢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 同子參乘袁絲變

主非所以為名也又趙高謂李斯曰釋此不從禍及子孫足為寒心也

符作府
表作符

色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于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袁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

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

史記後紀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二心僕賴先人緒業廣雅曰鋸木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緒餘也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

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

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

如此矣上之四事無一遂假欲苟合取容亦無其所以也史記蔡澤曰吳起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嚮者僕亦常廁下大夫之列

陪奉外廷末議臣瓚曰太史令千石故下大夫也外廷即今僕射外朝也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

虧形為掃除之吏在闕茸之中闕茸狼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訓詁以為闕茸劣也呂忱字林曰闕茸不肖也乃欲仰

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差當代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

如作于

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

曲之譽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

伎服虔曰薄伎薄才也出入周衛之中周衛言宿衛周密也韋昭曰天子有宿衛之官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

不可兼施言已方一心營職不暇修人事也故絕賓客之知亾室家之業日夜思

竭其不肖之才力禮記曰某之子不肖應劭風俗通曰生子不似父母曰不肖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婚於

主上毛詩曰藹藹多士媚于天子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夫語助也論語子曰有是夫僕與李陵俱

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趨舍異路太公六韜書曰夫人皆有性趣入舍不同顏師古曰趣所向也舍所廢也未嘗銜

盃酒接慇懃之餘權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

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

其素所蓄積也言其意中舊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一國之中推而為士夫人

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計馬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鄭玄周禮注曰

子反在此

舉循行也臣贊以為煤謂遺合會之發謂生其罪疊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有五千言不滿

者痛之甚也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胡地出馬故曰戎馬單于所居之處號曰王庭垂餌音二虎口橫挑

疆胡仰億萬之師說文曰挑相呼也李奇曰挑身備戰不須眾挑茶弔切與單于連

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饑野上決曰殺過半當言檀

裘之君長咸震怖檀表匈奴所服也故言檀裘之君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

不至士卒死傷如積子智切然李陵一呼勞軍士卒無不起躬自流涕

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孟康曰沫音頰善曰頰古沫字言流血在面如盥頰也說文曰頰洗面也李登聲類云拳或作卷此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耳桓寬鹽鐵論

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之眾奮空拳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白起雖坑趙卒向使預知

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長也况三十萬被堅執銳乎顏師古曰讀為拳者謬矣秦則屈指不當言

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下拳也李奇曰拳者弩弓也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

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史記曰陵至浚稽山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得士死力上甚悅之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史杜切

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都割切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恩款款

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分能得

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

當而報於漢張晏曰欲得相當也言欲立功以當罪而報漢恩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

以暴蒲沃切於天下矣謂摧敗匈奴之兵其功足暴露見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

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魚解切隤柴懈切之辭

遂下於理漢書曰初上遣武師李廣利出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武師少功拳拳

之忠終不能自列禮記子曰回得善則奉服膺而弗失之矣鄭玄曰奉捧持之貌說文曰列分解也因為誣上卒從吏

議言眾吏議以為誣上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

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

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蘇林曰家世為將有名陵降而隕之

也頗師古而僕又俾之蠶室如淳曰俾次也若人相次也人志切今諸本作其字蘇林注景紀曰作密室廣大如蠶室故言下蠶室衛宏漢義以為置蠶官今承諸法云諸蠶室與罪人從事主天下室者屬少府顏監云其推也人勇切推置蠶室之中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

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漢書曰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曰論功而定封訖於是申以丹書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

畜流俗之所輕也說文曰倡樂也左氏傳曰鮑氏之園人為優杜預曰俳優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

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螻蛄也蟻蚍蜉也皆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又不如能死節者言死無益也次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

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燕丹子荆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

身其次不辱理色理道理也色顏色也其次不辱辭令辭謂言辭令謂教令其次誦體受辱誦謂被其次易服受辱易服謂者精衣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漢書曰箠長五尺說文曰捶以杖擊也箠與捶同以之笞人同謂之箠楚楚皆杖木之名也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謂脫也其次毀肌膚斷肢

體受辱謂辱刑也最下腐刑極矣蘇林曰宮刑腐臭故曰腐刑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禮記文也東方朔別傳武帝問曰刑不上大夫何朔曰刑者所以止暴亂誅不義也大夫者天下表儀萬人法則所以共承宗廟而安社稷也猛

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周禮注曰穿地為塹所以御禽獸其或超塹則陷焉尚書曰杜乃獲斂乃笞言威為人制約漸積至此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

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臣贊曰以為患吏刻暴雖木為吏期於不對此疾苛吏之辭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廣雅曰榜擊也圜牆獄也周禮曰以圜土教罷

民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

拘於羸里史記曰季歷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文王也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羸里王制曰九州之長曰伯注曰伯長李斯相也具於五刑史記曰李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秦卒用之譖乃具斯五刑斲威陽漢書刑法志曰漢興之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當三族者皆先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俎其骨肉於市其誹謗罵詈者又斷舌故言具其謂五刑也淮

陰王也受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信因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上變告信欲反上聞患之用陳平謀偽遊雲夢信謁上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

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

罪史記曰高祖立彭越為梁王稱疾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洛陽漢書曰趙王張耳高祖五年薨子敖嗣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旦尊自上食體甚卑有子

坼之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說赦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

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為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乃壁人相人要之置厠上過欲宿心動問

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遂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反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者皆

午十餘人皆自刎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謀反檻車請詣長安高下獄曰吾屬

為之王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諸呂而不知也

漢書音義如淳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之鍾下也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三木在項及手足也魏其疾

上罪桎梏而極應劭漢書注曰在手曰桎兩手同械曰梏季布為朱家鉗奴漢書曰季布

在足曰桎韋昭曰桎兩手合也桎音告琴音拱桎之栗切楚人也為任

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者罪三族布匿於濮陽周氏周

氏曰漢末將軍急臣敢進計布許之適髮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曾朱家賣

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灌夫受辱

耳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許諾待間果言如朱家事上乃赦布召見謝拜郎中

於居室漢書灌夫字仲孺穎陰人也為太僕時坐與衛尉竇武飲輕重不得從為燕相及竇嬰

迺肯幸臨夫安敢以為辭請語魏其侯張具將軍且日蚤臨之蚡許諾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灑

掃張具自且候伺至日中蚡不來夫不憚夫乃自往迎之蚡尚卧駕往又徐行夫益怒遂以為隙

元光四年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往賀而為壽夫行酒至蚡蚡半膝席曰不

能滿觴夫怒乃噀言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

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迺效兒女曹咕聒耳語蚡

夫曰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首何知程李乎乃起蚡遂怒曰

此台驕灌夫罪也藉福起為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置博舍長史

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於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此人

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

矣何足怪乎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夫人不能早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

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

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

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言激於義理者則不念父母顧妻子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

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言已輕妻子故反問之且勇者不必

死節言勇烈之人不必死於名節也造次自裁耳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言怯夫慕義以自立名何處不勉於死哉言皆勉勵自殺

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縲紲之辱哉安

國曰縲紲墨索也縲且夫臧獲婢妾晉灼曰臧獲敗敵所破虜為奴隸韋昭曰羌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刑揚

孽也所以拘罪人

且夫臧獲婢妾

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刑揚

孽也所以拘罪人

且夫臧獲婢妾

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刑揚

孽也所以拘罪人

且夫臧獲婢妾

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刑揚

孽也所以拘罪人

且夫臧獲婢妾

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刑揚

孽也所以拘罪人

且夫臧獲婢妾

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刑揚

孽也所以拘罪人

海岱淮濟之間罵奴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由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

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未盡鄙

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

可勝記唯個儻非常之人稱焉廣雅曰儻卓異也蓋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曰

原放逐乃賦離騷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為楚懷王左司徒博文強志敏於辭令王

仲尼厄而作春秋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何以自屈

左丘失明厥有

國語漢書曰國語左丘明著失明未詳孫子臏脚兵法修列史記曰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史記曰呂

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其客八人著所聞集論為八覽十二紀三十餘

萬言以為備天下之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自

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始皇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已私求嫪毐為舍人詐令以腐罪告之遂得

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告嫪毐實非宦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

韋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史記曰韓非者

韓稍弱以書諫于王不能用非心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說難

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

秦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

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

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

之所為于偽切作也論語曰詩三百孔安國曰篇之大數也爾雅曰底致也郭璞曰音指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

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言故述往前行事思及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

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空文謂文章也自見已情僕竊

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論語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網羅天下放失舊聞

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

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

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與已同志者也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

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負累之下未易可居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里所戮笑以污烏辱先

論語曰君子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莊子曰哀公問仲尼曰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

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亾出則不知其所往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佗

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亾也庚桑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濡衣也身

直為閭閻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

以通其狂惑鸞子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也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

士無乃與僕私心刺力割切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如淳曰曼美也戰國

策蘇秦曰夫從人飾辨曼辭高生之節行曼音萬無益於俗不信祇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

刺策與刺策不同

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

楊子幼

漢書云楊惲字子幼華陰人以其能稱譽為常侍騎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坐事免為庶人惲見已失爵位遂即歸家閉居自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誡諫之言大臣廢退當杜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乃作此書報之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

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包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底致也幸賴先人餘業

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漢書曰霍氏謀反惲先聞知終非其任卒與

禍會足下哀其愚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爾雅曰督正也慙慙甚厚然竊恨

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猥猶曲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

逆指而文過言逆會宗之指自文飾已之過論語子曰小人然而自守恐違孔氏

各言爾志之義論語曰顏淵季路侍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

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二千石皆得乘朱輪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應劭曰舊

曰徹侯避武帝諱故為通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從天子侍從官也

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飭

之責久矣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飭兮懷祿貪勢不能自退曾子

子不安貴位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如淳漢書注曰上

章者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罰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闕公車門所在也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

史記司馬欣謂章邯曰趙高欲以法誅將軍塞責豈得全其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

得保首領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史記曰陳平遊道日廣論語曰

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楚辭曰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竊自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

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國語曰灌園治產以戮力一心

給公上蘇林漢書注曰充縣官之賦斂不意當復用此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

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終謂終沒也既盡也張晏漢書注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

居三月復初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漢書曰秦終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風俗通禮傳

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

周曰大蜡故改為臘

也

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應劭漢書注曰

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李斯上書曰擊壤扣缶而呼嗚嗚快且者真秦聲也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

豆落而為箕張晏漢書注曰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朝廷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

諛也曰瓚按田彼南山蕪穢不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頃豆落而為箕雖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

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

憚幸有餘力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什一謂十中之一也尚書大傳曰王者什一而稅此賈豎之

事污鳥卧切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言處下流為眾惡毀所歸不寒而

慄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楚辭曰世從容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董生不

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

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皇皇求財利常恐遺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故

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論語曰道不同不相

為謀言今我親行賈豎之事安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也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

力校政祿不詳

明新都崔本力作祿甚

所據

風

史記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

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項者足

下離舊土

謂去

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

毛詩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玄曰

昆夷西戎也

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

言豈隨懷安貪鄙之俗而移人性之本者哉

於今乃睹子之

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論盛孝章書

孔文學

與魏太祖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都尉詔命未至果為權所害于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

國語文姜曰日月不居人誰不安

五十之年忽焉已至

公為始滿融又過二

公謂曹操言公年始滿五十融過於二歲也

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

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

孫氏已見上文毛詩曰樂爾妻孥孔安國尚書大傳曰孥子也

單子

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

侯有相滅亾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

公羊傳曰剛亾孰亾之蓋狄滅也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

時憲避難于許昭家

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亾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

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

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

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

論語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吾祖即謂孔子也後漢朱穆感世澆薄莫尚敦厚著絕交論以矯之

公誠能

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

左氏傳晉行人子員對鄭王子伯駢曰君有楚命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漢書廣武君曰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

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誇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

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

九牧猶九州也左氏傳王孫滿曰貢金九牧孫卿子曰文王鑒於殷紂此

其所以伐殷王而受九牧也

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

戰

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三年而不得於是遣使者賈千金之貨將市於他國未至而千里之馬已死使使者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骨以歸其君大怒曰所求者本不市死馬何故損金市死馬乎將誅之使者對曰死馬尚市之況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至矣於是基年而千里馬至者三焉

惟公匡復漢室宗社

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蹊

胡定切

而自至者以人

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

韓詩外傳曰益者謂管平公曰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

昭王

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

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

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

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禮賢者謂鄒魏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知國

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其圖以雪先王之讐也願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魏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魏始况賢於魏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魏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

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居蟹臨溺而王不拯孟子曰當今之時民悅而歸之猶解倒懸也又曰今燕虐其民而王征之人以為將極已於水火之中也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音燕

路者矣漢書廣武君曰牛酒以享士大夫北首燕路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

篤斯義因表不悉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朱叔元

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世祖為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後乃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浮少有才能頗欲勸

正風述收士心辟召州中涿郡王岑之屬以為從事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贍其妻子漁陽太守以爲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食不從其令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殺意計難量寵既稍怨遂大怒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氏傳曰鄭武公生莊公及共叔段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

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令西鄙北鄙或於己公子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不義不昵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朝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日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

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名字謂與聲遠聞也漢書曰陳遵劉棟俱著名名字佐命已見李陵書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

欲權時救急宋浮所以招致賓客者此亦權時救急也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

闕自陳而為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蔡邕獨斷云朝廷者不敢指斥君故言朝廷恩亦厚

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漢書天司農田延年謂霍光曰

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食左氏宣公二年傳曰初趙宣子敗于首山見靈輒餓問其病對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臣三

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矣請以遺使盡之而為之葷食與肉既而與為公介靈公比以趙盾驟諫伏甲將殺之靈輒乃倒戟以禦之又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亾有二人荷戈而從之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為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食以餉臣父臣之父且死曰中山君有事汝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一杯羹而亾國以一食而獲二死士媵母未詳

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三綬考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

范曄後漢書曰更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薊以寵鄉閭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人歸世祖世祖承制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起拜何以為容坐卧念之

何以爲心引鏡窺影何以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
令之嘉名造臬鴟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
舜之道不忍禁紂之性生爲世笑下亦哀乎伯通與耿

俠遊范曄後漢書曰以漢說龍從世祖會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龍結謀共歸世祖又曰況字俠遊俱起佐國恩俠遊

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蒼頡篇曰挹損也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孔安國尚書傳曰自功曰

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

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白頭豕未詳今乃愚妄自

比六國張晏漢書注曰齊燕楚韓趙魏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

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

陽而結怨天子區區言小也公羊傳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區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

多見其不知量也論語曰叔孫武叔毀魯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

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

矯作驕

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謾言東觀漢記曰浮密奏龍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龍無應

豈不誤哉或本云永爲羣后惡法今檢范曄後漢書有此一句然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義雖同辭旨全別益錄事者取舍有詳略矣定海內者無

私讐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

痛而爲見讐者所快范曄後漢書曰寵室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着牀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人驚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

將軍云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也之書成即

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詰關封爲不義侯

爲曹洪與魏文書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

陳孔璋陳琳集曰琳爲曹洪與文帝牋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叙爲也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

十日書得文帝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

得爲念欲遠以爲歡故自竭老夫之思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辭多不可一二

麓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左氏傳司

有疑作自

夫投攻人
改夫

馬侯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

戰萬人不得進漢書朱買臣曰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管綹漢書韓安國曰強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音義曰縞曲阜之未足以喻其易

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疆古今常有漢書淮南王安上書曰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之

敢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尚書舜典曰咎繇蠻夷猾夏賊姦宄周宣之盛亦讐大邦毛詩曰

勢謂為中材處之始難倉卒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夫中才之人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叙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文帝答洪書曰今魯包凶邪之心肆靈

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不率汝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左氏傳闕廉曰知克在和不在昔鬼方

聳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二者皆下科也三科之中此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孟津有再駕之役周易曰高宗之伐鬼方三年克之左

德亂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修德復伐之因壘而降尚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

者也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彼張魯也下愚指鬼方等則中才之守

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若中才守之則不可得也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雖

有孫田墨鼂力而切猶無所救竊又疑焉文帝答曹洪書曰今魯罪兼苗桀惡稔厲莽縱使宋翟妙機械之巧田單騁奔牛之

仁未去武王還師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曰周武王東觀兵於孟津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知天命未可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

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誠之謂乎弗聽左氏傳曰楚李梁猶在強楚挫謀王侵隨隨使

夫墨子之守繁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墨子曰公輸為雲梯必取宋於

是見公輸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城被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之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若乃距陽已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吾請無攻也

平據石門

周地圖記曰褒谷西有古陽平關劉淵林蜀都賦注曰石門在漢中之西

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

八陣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牡陣四曰牝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雁行陣史記曰田單為將軍破燕城時以千餘牛為絳繒衣画以五絲龍文束兵刃於角灌脂束葦於尾燒之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熟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大亂奔走齊人追之遂

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公羊傳曰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其言梁亾何自亾也魚爛而亾何休注曰魚爛自內發

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

老夫不敏未之前聞

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禮記檀弓曰我未之前聞

蓋聞過高唐者効王豹之

謳

孟子淳于髡曰昔王豹處於淇而西河善謳絲駒處高唐而

遊睢

之綵

陳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傳云睢渙之

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楊

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

司馬相如揚雄王褒也墨子曰二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生子為仁猶鼓以為長偃以

周禮有牧田

為廣不可久也論語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為倩**

七端**人**

邠原別傳曰原遊學詣孫松崧曰君以鄭君而舍之以鄭君為東家丘也原曰君以鄭君為東家丘以僕為西家愚夫邪**垂耳於坳牧**

雅曰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坳**鴻雀戢翼於汚池**

周禮有牧田鴻雀謂梁王曰鴻雁高飛不集汚池**褻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廐之下乘**

也**也**

曰此晉國之寶也荀息曰取之中廐置之於外廐**及其整蘭筋**

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足於六駮哉**

爾雅曰晨風鷓也毛詩曰鷓有六駮毛萇曰駮如馬偂牙食虎豹**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噓也洪**

丘言二字漢書曰趙李諸侍中皆談笑大噓說文曰噓大笑也

文選卷四十二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吳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策薨周瑜曾諫權曰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何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與劉備和親故作書與權望得來同事漢也

阮元瑜

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於俗太祖為司空召為軍謀祭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倉曹屬卒文章志曰陳留人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

爾雅曰婿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毛詩箋曰重婚曰媾吳志曰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章取貴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茂才

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

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心既忿恨意不自安若韓信傷心於失

楚彭寵積望於無異

漢書曰高祖徙信為楚王後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畏其能稱疾不朝由此日怨陳稀反高祖自將往信陰使人之稀所而與家臣謀

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范擘後漢書曰光武至薊彭寵上謁自負功德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陛下昔倚為北道主人寵謂至當延閣握手交歡竝坐今既

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漢書曰上立盧綰為燕王初上如邯鄲擊陳豨燕王盧綰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於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勝至胡燕王臧荼子衍在胡見勝曰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和事寬得



長王燕勝以為然無令匈奴兵擊燕縮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為者縮寤
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孫所欲令連兵無決漢既斬稀其裨將降
言燕王縮使范齊通謀稀所上使使召縮縮稱病於是上曰縮果反矣乃遣樊噲伐燕又曰黥布
為淮南王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王王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伺旁郡警急賈
赫為布中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淮南王
疑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

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揚州舊屬江南江南之地盡屬焉今魏徙揚州於壽春而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不屬本州也江都圖經曰江西壽春屬魏魏揚州刺史鍾壽春捐舊或為捐奪誤也

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魏志曰劉馥字元穎沛國人也太廟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為揚州刺史後漢書曰朱浮為幽州牧秦漁陽守彭寵多買兵器不迎母寵遂反

張勝貸他改切**故之變**張勝有故於胡盧縮匿之而加恩貸也貸或為貳**匪有陰構賁**音肥**赫之告固非**

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為佞人所構會也蘇秦謂齊王曰此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碩與石古字通論語子曰遠佞人

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戰國策曰曾參殺人有人告曾參母母不信又有人告之母乃投杼而起

示之以禍難激之以耻辱吳志曰周瑜云受制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

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吳志曰周瑜云受制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

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戰國策蘇秦為楚

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合從說韓士曰臣

後作送

聞鄙諺曰寧為雞口不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奈何以與於牛後也夫以大王之賢也挾韓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曰寡人雖死其不事秦延叔堅戰國策

江曰尸雞中牟也從牛子也從或為後非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楚辭曰竊悲申包胥之氣盛宋均詩緯注曰緒業也

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齊見薄之決計秉

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

於此也周易曰推而行之存乎道**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

下懷集異類家語注曰與類夷狄也**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

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苞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漢書谷永曰因而生隙

之詐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又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固而問其羣臣曰吾所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

乃使仁君翻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也

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小事忿恨前二好謂婚姻

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

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

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

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赤壁

地名在荊州下吳志曰曹公臨荊州權遣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留曹仁於江陵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荆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言荊州之土非我之分今盡以與君實冀取其

餘地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列子孟孫陽謂禽子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言我尚冀君之餘地何必高帝設爵以

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榮美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漢書高帝紀曰初田橫攻彭越項羽

已滅橫懼誅與賓客入海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今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公誰為守乎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是以至情願夫建大事不思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

聞德音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

觀湖濼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魏志曰建安十四年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山肥水吳志曰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微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

議者大為已榮左氏傳楚子曰安人之亂以為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

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金價曰明者見於未明智者避危於無形是

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會漢書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曰臣

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越絕書曰姑蘇臺名夫差所造高見三百里戰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圍趙於晉陽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智伯伐趙趙人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與孟談陰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說智伯曰一主色動而變必背君矣不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

北遊不同吳禍漢書曰穆生不嗜酒楚于戊常設醴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遂謝病去後戊乃與吳王通謀遂應吳王反又曰鄒陽仕吳吳王有邪謀陽奏

書諫吳王王不納去之梁從孝王遊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范子計然曰見微知

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

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

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軍吳曾不

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左氏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

為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奮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漢書曰韓信為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至於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

襲安邑魏王豹驚張兵迎信遂虜豹而歸

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

重威重也言以威重迫脅敵人

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

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

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

漢書曰淮南王

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其所從出入

隗囂納王元之言

范曄後漢書曰隗囂字季孟天水人更始亂冀人歸天水招聚其民自稱西州上將軍遣

子詢詣關囂將王元說囂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強元請一丸泥東封函谷此萬世一時也囂心然元計遂反

彭寵受親吏之計

彭寵已見朱浮與彭寵書

三夫不寤終為世笑梁王不受詭勝實融斥逐張玄一賢既覺福

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

漢書曰梁孝王怨袁盎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天子意梁遂賊果梁使之遣使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

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諫王王乃令出之勝詭皆自殺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上怒解范曄後漢書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也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事遙開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隗囂使韓

士張玄遊說西河曰今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召豪傑計議遂決策東向奉書獻馬光武賜融璽綬為涼州牧封安豐侯後遷大司空若能內取

子布外擊劉備

吳志曰張昭字子布

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

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

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

大人何改大

人不忍加罪

婉猶親愛也二入劉備張昭也

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

為此也

韓子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

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

史記曰王溫舒從諸名禍猾史與從事廣雅曰從行也

但禽劉

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揚諸將竝得降者皆言交

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

吳志曰孫輔字國儀假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禁之數歲卒又曰劉繇字正

禮避亂淮浦詔遣為揚州刺史繇不敢之州遂南保豫章

疫旱竝行人兵損滅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

此言未以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

左氏傳曰秦飢

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

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

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

者兵交使在其中

左氏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使伯綏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願仁君及孤虚心回

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

毛詩曰袞職有關仲山濯鱗甫補之周易曰牽復吉

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與朝歌令吳質書

典略曰質為朝歌長大軍西征太之南在漢朝歌屬河內孟津小城與質書漢書曰魏郡有朝歌縣

魏文帝

五月二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

爾雅曰塗路雖局官守有限近孟子曰

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願言之懷良不可任

毛詩曰願言思子杜預左氏傳注曰任當也足下所治僻左書

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

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誠不可忘既妙思

六經逍遙百氏

莊子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彈碁間設終以六

博

藝經曰碁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其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控二彈不得各去控一碁先補角世說曰彈碁出魏宮大體以巾角拂碁子也高談娛心哀

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

儀禮曰尊士旅食于門鄭玄注曰旅眾也士眾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浮甘瓜於

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竝載以遊後園輿

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

列女傳陶谷子往哀來愴然傷懷

妻曰樂極必哀莊子仲尼曰樂未畢哀又繼之

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

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

司馬遷答任少卿書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鵬鳥賦曰化為異物又何足患莊子曰假於異

物託於同體郭象曰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

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

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易通卦驗曰夏至則景風至

天氣和暖眾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

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

毛詩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

勞如何

毛詩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

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

老子曰聖人自愛

丕白

與吳質書

典略曰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竝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

魏文帝

按魏志質時為元城令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

行猶且也三年不見東山猶嘆

其遠況及過之思何可支

毛詩曰我祖東山滔滔不歸自我不見于今雖書疏往

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

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

酌流行絲竹竝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

楊惲報孫會宗書曰酒後耳熱仰天撫缶當此之時忽

先賢行狀稍
幹篤行體道
不耽世榮魏
太祖特旌命之
辭疾不就後以
為上艾長又以
疾不行與箕
山之云為合若
文章志所云
則幹當出而
任矣且文章言
其著中論二
十餘篇而文
章考止言二
十篇

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

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廣雅曰：撰定也。都，凡也。觀其姓名，已為鬼錄。

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

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尚書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

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桓子新

曰：少私寡欲。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

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文章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召以為軍

號曰中論。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論語曰：斐然成章，又曰：述而不作。其才學足

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聞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流淚。既痛

逝者，行自念也。楚辭曰：孤行吟而投淚。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

未適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言其詩之善者，時人不能遂也。元瑜書記翩翩，致

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言仲宣最少，續彼眾賢，自善於辭賦也。續或為獨。惜其體弱，不足起

其文。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弱謂之體弱也。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

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呂氏春秋曰：子期死，伯牙乃破

琴絕絃。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

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

及見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

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

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東觀漢記：光武賜隗囂書曰：吾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厭浮語虛辭耳。吾德不及之年

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法言曰：假，借也。

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賈子曰：主之與臣，若日月之與星也。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

不復得為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古詩曰：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年一過往，何可

攀援。莊子：北海若曰：年不可攀，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又始。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秉

炳，或作炳。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叙心。楚辭曰：長吁

吸以於邑。

不白

與鍾大理書

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大理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

子與繇書

魏文帝

不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

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

晉之垂棘

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

垂棘見下文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

二者而為天

價越萬金貴重都城

尹文子曰魏有田父耕于野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

工賀曰敢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

有稱疇昔流聲將

來孔子家語曰

是以垂棘出晉虞號雙禽

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

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號公醜奔

和璧入秦相如抗節

孝經援神契曰抗

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粟

王逸正部論曰或問玉

栗白如猪肪黑如純漆玉之符

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

也通俗文曰脂在腰曰肪音方

山海經郭氏傳引此謂之玉子之靈符應栗如漆協類非栗也

高山景行私所慕仰

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

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

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

君若飢渴待賢

近日南陽宗會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拊會

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

曰拊拊

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

未敢

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

荀氏家傳

曰荀宏字仲茂

時從容喻鄙乃不忽遺厚見周稱

周稱謂

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

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

繩窮匣開爛然

滿目

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

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嘗聞伏犧氏之易煥兮爛兮其目

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

史曰趙惠王得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觀大王無償趙城嘉賜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

色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

一篇以讚揚麗質不白

魏志注中

與楊德祖書

典略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修數與修書論諸才人優劣

未敢作書四字是正文魏志

荀宏魏志荀宏傳注中作

曹子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仲宣在荊州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在冀州袁紹記室故曰河朔仲長子昌言曰清如水碧潔如霜露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士之次也毛詩曰惟

師尚文時惟鷹揚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徐偉長居北海郡禹貢之青州也故云青土公幹東平寧陽人

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德璉南頓人也近許都故

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淮南子曰隨侯之珠高誘曰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大江中銜珠以報之

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吾王謂操也崔寔本

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淮南子曰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

千里韓詩外傳蓋胥曰鴻鵠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

馬長卿同風譬画虎未成反為狗也東觀漢記曰馬援誡子嚴昔曰效杜季良而不成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画虎不成

典畧作大

反類 前有言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荀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師也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論語曰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僕自以才不

過言自若人辭不為也若人謂敬禮也論語子謂子賤君敬禮謂僕卿何所疑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

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

之徒乃不能措一辭禮記曰魯哀公曰嗚呼尼父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與共者至于春秋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過此而言

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干戀切為劉季緒張本戰國策

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于斷干戀切為劉季緒割

而好詆訶丁禮呼歌文章綺摭居綺摭切利病說文曰訶大言也又曰綺編引也昔田巴毀

注中脫名備

佳惡典略作佳麗言我自得潤飾之蓋後世讀者孰知吾文乃賴改定耶今人多因相字誤會生本意矣改定猶言改正定六改心靈相定也字同

善本無歎

五帝罪三王此紫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曾連一說使終身杜

口魯連子曰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沮丘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旦而服千人有徐劫弟

帝曰社忠臣之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

息乎毛萇詩傳曰息止也人各有好尚蘭茝昌待切孫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

逐臭之夫喻人評文章愛好不同也呂氏春秋曰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隨而不去咸池六莖

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漢書曰顓頊作六莖樂墨子有非樂篇

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

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漢書曰小說家者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崔駰曰竊作匹

夫之思未易輕棄也我此一通同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

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猶稱壯夫不爲也漢書曰揚雄奏羽

執戟而持也東方朔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儼賦爲郎然郎皆

不過執戟楊子法言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戮力

上國流惠下民國語曰戮力一心四子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尚書曰

講德論曰質敏以流惠

永世無窮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金石豈徒以翰墨爲勲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

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

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實錄事也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書曰通乎古今雖未能

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尚書非要

一召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張平子書

不慙恃鮑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子之知我

與吳季重書典略曰質出爲朝歌長臨淄侯與質書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曹大家歌器頌曰侍帝王之密坐雖讌飲彌

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毛詩曰若夫觴酌陵波於前簫

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鷹揚已見上文是下謂季重也鳳以喻

意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飲食自歌自舞易曰虎視眈眈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

觀作歎

鳳飲食自歌自舞易曰虎視眈眈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

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史記曰荆軻與高漸離歌於市已而相泣傷若無人過屠門而大嚼疾躍

雖不得肉貴且快意桓子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當斯之時願舉泰山

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尚書曰雲土夢作又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尚書曰泗濱浮磬

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莊子淳芒謂苑風曰夫大壑之謂物也汪馬而不滿取之而不竭淮南子曰今夫大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

我與曜靈急節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廣雅曰曜靈日也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左

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葉曰唐叔故參為晉星

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楚辭曰貫鴻濛以東竭兮維六龍於扶桑又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折若木之華閉濛

汜之谷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佯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取若木以拂擊蔽日使之還却也楚辭曰出自陽谷大於濛汜天路高邈良

無由緣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

曲擘若春榮瀏若清風容實戲曰摘藻如春華毛詩曰古由作頌穆如何風楚辭曰秋風烈以蕭蕭兮申詠反覆曠若

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所治謂朝歌也可令憲許記事

崔嵬久無

史記史

小吏諷而誦之周禮曰諷誦言語鄭玄曰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

子猶亦病諸論語子曰堯舜其猶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

貴矣言驥及和氏以希為貴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尺即驥及和氏寧得珍貴乎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曰千里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遂各曰和氏之璧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

伎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

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

未有不求而得者也法言曰學者所以求為君子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且改轍而行非良樂

之御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無恤御杜預曰郵無恤工良也易民而治非

楚鄭之政戰國策曰趙主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願足下勉勸史記曰備史楚有孫叔敖鄭有子產而二國俱治是不易之民也

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植集此書別題云夫為君子而不知

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自不好伎何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

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本以墨翟之好伎置和氏無貴矣之下蓋昭明移之與季重之書想

應耳

答東阿王書

吳季重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

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遷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

卑微也法言曰觀書者譬如觀山升東嶽而知衆山之遷迤况介丘乎下句蓋季重自况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月至于

旬時尚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月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倚頓

之富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毛萇曰龍寵也孔叢子子產問子順曰臣置於財聞倚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答曰然我知之倚頓魯之窮士也耕則

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之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陳富當畜三豕於是乃適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倚頓誠以

身賤犬馬德輕鴻毛戰國策魯連說張相國曰鴻毛之輕也而不能自舉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

堂二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闕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洩思列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

才史記曰秦之圍邯鄲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士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贊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

立見今在左右未有所稱誦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今日深蒙辭公折節之禮而

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無馮諼火爰切三窟之效漢書曰淮南王折節下士戰國策曰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

誰習會計能為文收債於薛者乎馮諼曰能於是約車促裝衣載契而辭問曰收債畢而市而

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矯命以債賜諸人因燒其券人稱萬歲長驅到齊孟嘗

君見之口何市而反曰竊計君家所無不有者義爾為君市義孟嘗君不悅後有毀孟嘗君

於潛王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老幼迎於道中孟嘗君顧馮諼曰先生為文市義乃今見矣

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免其死且今君有一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乃與車五十

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恐懼使太傅謝孟嘗君曰願君顧先王

之宗廟姑反國統民馮諼謂孟嘗君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謂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為樂矣

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史記曰魏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衣冠直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公子曰今

日羸之為公子亦足矣市人皆以羸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

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情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

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

封禪書曰天下之壯觀周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若質之志實在所天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思投印釋

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仲父仲尼也老氏老子也對清醑而不

無因下不應處
及鞍馬。此處
疑有脫註

酌抑嘉肴而不享毛詩曰既載清酤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越絕書曰越王

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楚辭曰西施婉而不得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周

見兮嫫母勃辱而日侍王逸曰嫫母醜女也曰口新之謂盛德毛詩

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耳嘈

秦箏而彈徽又曰填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舞賦曰耀華屋而燿洞

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房周禮曰靈鼓靈鼓也

使獻其白雉家語曰孔子之陳陳惠公賓之有隼集庭而死楛矢貫之惠公使使如孔子之

館問之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矰其長尺有咫故銘其楛

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王肅曰肅慎北夷國名也楛木名

也弩箭鏃也大公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各以來貢越裳獻白雉重譯而至又況權備

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

漢書曰司馬相如蔚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

載列以為美談左氏傳曰趙武與諸侯大夫會過鄭鄭伯享趙孟于垂龍七子從趙

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賦

桑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叔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

尚書曰至于再至于此邦之人聞習辭賦

二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毛詩曰三事大重惠苦言訓以

政事史記衛鞅曰苦言惻隱之恩形乎文墨謝承後漢書曰墨子迴車而

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淮南子曰曾子至孝不過勝母里墨子非樂不入

墨子迴車毛詩曰雖無德與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

左氏傳伍員曰少康有衆一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司馬法曰六尺曰步禮記曰若不

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紆良驥之足而

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淮南子曰兩絆驥

援檻中則與豚同非不不勝見恤謹附遺白答不敢繁辭吳質白

與滿公琰書賈誼之山公表注曰滿寵應休璉公琰前日曾過休璉至明日欲遣書謝值公

璉又使人來召璉璉別事不得往故為報

璉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

旅無以過也夷門侯嬴也已見吳季重答東阿王書史記曰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

藏於賣漿家魏公子欲見之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

人遊甚歡左氏傳荀息曰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已歡欣

今號為不道保於逆旅 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晝喻於詹何楊倩說

於范武 說苑曰定子賤將適單父陽晝謂子賤曰吾少賤無以送子今贈子以釣道夫投綸錯

味子賤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陽晝所謂楊鱸者也乃請耆老尊賢與之共化列

子曰詹何楚人也以獨靈為綸芒針為鈎刺棘為竿剖粒為餌而引盈車之魚韓子曰宋人有酤

酒者升概其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縣職甚高然而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閭長者楊倩曰

汝狗猛曰狗猛則酒美何故而不售曰人畏馬或令孺子懷錢攜壺囊而往豔狗迎而齧之此酒

所以酸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為 故使鮮魚出於

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組綺錯羽爵飛騰 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兮漢書

文勝多作騰 牙曠高微義榮哀激 列子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

謂之徽戰國策曰義渠君之魏高 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

尚書之期 漢書曰灌夫字仲孺夫常有姊服過丞相田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

酒好賓客每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適值其方飲刺史 徒恨宴

候適霽醉時突入見遵毋叩頭白曰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毋延令刺史從後閣出去 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

漢書曰諸博士共持酒肉勞王式江翁 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王式曰聞之於

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諸君為主人曰尚早未可也服虔曰大戴 追惟耿介迄于

禮篇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明發 楚辭曰獨耿介而不 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

隨毛詩曰明發不寐 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 伯陽即老子也 高樹翳朝雲文

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 淮南子曰今尹子瑕請飲莊王許諾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

皇大江右淮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高誘曰京臺高臺也 方皇大 適有事務須自經營 何休公羊傳 不獲侍坐良增邑邑 邑邑不 因曰

不悉璩白 注曰適遇也 與侍郎曹長思書 應休璉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闐闐有匪存之思風

人之作豈虛也哉 毛詩曰叔于田巷無居人又曰出其闐闐有女 王肅以宿德顯

授何曾以後進見拔 魏志曰王肅字子雍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臧榮緒晉書曰何

曾字穎考陳國人也曾弱冠累遷散騎侍郎給事黃門郎東觀漢

何以甚相思句 續後以思 想連句為甚

文選卷四十一 十三

記梁商上書復起宿德論
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

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桓子新論曰昔顏淵有高塊然獨處有離羣之

志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幽處禮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為宰相千載揆

之知其有由也漢書汲黯字長孺拜淮陽太守黯伏地謝不受印綬臣願為中郎出入禁

公恥義未詳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張負隨平至其家學非

揚雄堂無好事之客漢書曰揚雄家上無資嗜酒人稀至其才劣仲舒無下帷之

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漢書曰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

阿君置酒歌謳起舞跳梁樂之悲風起於閨闈紅塵蔽於机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

樵蘇不爨清談而已左氏傳楚宰遠啓疆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也漢書

也蘇取草也有似周黨之過東觀漢記曰太原閔貢字仲叔與夫皮朽者毛落

川涸者魚逝蔡邕止論曰皮朽則毛落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周書陰符太

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為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

言矇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廣川縣時旱祈雨

應休連

矇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磧銷鑠草木焦卷呂氏春秋曰湯時大旱七年

處涼臺而有鬱蒸之刺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

廣無陰以憇雲漢之詩何以過此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我無土龍矯首

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為土龍以求雨

而成穀故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玄寺道場也風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故後人道場及

廟不出闕里上書曰仲尼之修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

下人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司馬彪續漢書曰郡國旱各掃除昔夏

禹之解陽盱殷湯之禱桑林淮南子曰禹治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湯苦旱以身禱

之解陽盱河蓋在秦地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盱音紆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空而澤湧沛說苑曰湯

人字避禱改

七年使人持三足鼎而祝山川蓋辭未已而天下大雨也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

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肌乎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剋夏而大早五年湯乃身禱於桑林於是

翦其髮擲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大至鄰音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左氏傳衛人伐

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為不

然也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論語子曰起予者商也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也

應休璉

璩報間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說文曰芒洛北大阜也禮記曰昭然若發矇矣如淳

漢書注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人欲之耳風伯埽途雨師灑道韓子師曠曰黃帝祭鬼神於太山之土

為雨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詩曰亦既見止又曰至止肅肅又曰為此春爾接武

茅茨涼過大夏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曰武跡也說文曰屋以草蓋曰茨淮南子曰大夏增加擬於崑崙高誘曰大夏大屋也涼或作棟非也扶寸有

修味踰方丈尚書大傳曰扶寸而食不崇朝而雨天下鄭玄曰四指為扶扶音膚墨子曰食方丈目不能徧視口不能徧味逍遙陂塘之

上吟詠苑淮南子曰禹有陂塘之事毛詩曰苑彼柳斯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

日楚辭曰紉秋蘭以為佩又曰春蘭兮秋菊毛長詩傳曰崇充也若華已見曹植與吳季便書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

蒲且子餘讚善便嫖一緣稱妙何其樂哉列子詹何曰臣聞蒲且子之弋也弱弓微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上用心專也

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遯於京臺無以過也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京臺已見應休璉與滿公琰書

嗣之書信不虛矣漢書曰栢生欲借其書班嗣報曰魚釣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心棲遲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來還京都塊然

獨處營宅濱洛困於踞塵晏子春秋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近市湫隘踞塵不可居思樂汶上發於寤寐

虞濟蒸人於塗炭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

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東觀漢記曰鄧曄字君章汝南人也鄭文都隱於弋陽山中曄即去從文都止漁釣甚娛畱數十日曄喟

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尹乎將為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曄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為郎尚書曰

民墜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沉鉤緝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

途炭

途炭

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又上黨郡高都縣有堯谷丹水所出筭音管然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

富亦其志也山父即巢父也誰周古考史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大其志禪為天子由曰放髮

優游所以安已不懼非以貪天下也孟子曾子曰吾楚之富不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令州郡崇禮師官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

猶未遇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古者內有公卿大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徒有飢寒駿奔之勞尚書曰駿奔走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左氏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言人壽促而河清遲也且宦無金張之

援遊無子孟之資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矣又張湯贊曰張氏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成之後

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遊越唯金氏張氏漢書曰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之弟也

人之射耳淮南子曰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曉然而寤矣性亦人之斗極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沈又曰越人學

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其儀時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之射爾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

追蹤丈人畜雞種黍論語曰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負擔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執其杖而耘子

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

或遊言以增邑邑

禮記曰大人不倡遊言鄭玄曰遊浮也不可用之言郊牧之田宜以為意爾雅曰邑外曰郊周禮有

廣開土宇吾將老焉

左氏傳曰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音塗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

期已復至矣

爾雅曰夏為朱明相見在近故不復為書慎夏自愛璩白

趙景真與陳伯之書一首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一首
劉孝標重答劉休復書一首

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一首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鍾士季檄蜀文一首

難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首

書下

與山巨源絕交書

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叔夜

此書有唐李懷琳所奉絕交書草帖微有不同。張彦遠云云見其夜自書絕交書董長眉以為此書唐世尚存懷琳見而摹之可卷尾又有在軍字不知何故

康曰足下昔稱吾於穎川吾常謂之知言

稱謂說其情不願仕也愜其素志故謂知言也虞預晉書曰山嶽守

穎川嵇康文集錄注曰河內山嶽守穎川山公族父莊子曰狂屈豎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

便得之也

言常怪足下何從而便得吾之此意也

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

自代

晉氏八上故事注曰公孫崇字顯宗譙國人為尚書郎嵇康文集錄注曰阿都呂仲悌東平人也康與呂長悌絕交書曰少知阿都志力閑華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

事雖

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

言不知足之情

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

言足下傍通衆多多有許可少有

怪言寬容也周易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法言曰或問行曰旁通厥德李軌曰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唯旁通乎

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

與足下相知耳

謂偶然非本志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值也

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

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

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手薦鸞刀漫

羶腥

毛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莊子北人無擇曰帝欲以辱汗漫我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漫于也

故其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

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

并謂兼善人下也介謂自得無悶也趙岐孟子章句

曰伯夷柳下惠介然必偏中和為貴

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

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

空語猶虛說也共知有通達之人至於世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之也太玄經曰君子內正而外馴莊子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老子

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

豈敢短之哉

史記曰莊子名周嘗為蒙漆園吏列仙傳曰李耳為周柱下史轉為守藏史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漢書曰東方朔著論設客難已位卑以自慰喻孟子曰為貧仕者辭尊居卑又曰位卑言高罪也

又仲尼兼愛不修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

孰何去

之人作人革

介於孟子注作介者

鄭原成解論語云徂執鞭之賤吾亦為之邪莊明引周禮社官條很氏掌執鞭以趨辟條很氏下士云賤職

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仁之情也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

士吾亦為之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

窮則自得而無悶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憚以此觀之故堯

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需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張升及論曰黃綺引身巖棲南岳

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漢書曰上封良為雷侯行太子少傅事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曰先聖後聖其

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賈逵國語注曰遂從也故君子自行殊塗而同

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周易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致而百慮淮南子曰循性而行或害或利論語曰負而無怨循性動也故有處

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功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且延

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左氏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

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能好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天子相如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

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尚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向不同未詳又曰臺修者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安

為人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向不同未詳又曰臺修者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安

山繫元為居采藥為業冬切史記大史公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

嬾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

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

禮相背嬾與慢相成孔安國論語注曰簡畧也言性簡畧與禮相背也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

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放詞放蕩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情轉篤此由

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頰纓赴蹈湯火毛詩曰

曰狂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遽也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毛詩曰

草芣甫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

傷唯飲酒過差耳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物者物不能傷也李九一血銘曰飲無求辭繼以相娛荒沈過差可不慎與至為禮法

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孫盛晉陽秋曰何曾於太廟坐謂阮籍曰卿任性放蕩敗禮傷

教若不革變王憲豈得相容謂太祖宜投之西裔以繫王道太祖曰此賢素癡病君當恕之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

資材資材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漢書曰萬石君石奮長子建為

量也

照注當作資諸本皆誤

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馬而五今週四不足一獲謹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又曰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好盡謂言則盡情不知

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

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一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

不置一不堪也東觀漢記曰汝郁再徵載病請公車尚書勃郁自力受抱琴行吟弋

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必寐不得搖

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

机不相酬荅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强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

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言人於已為未見有

伶怨之者而纔有所怨乃至欲見中傷言破疾苦也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班固漢書惠帝贊曰聞叔孫通之諫則瞿然欲降

心順俗則詭故不情新序上殿謂晉侯曰天子降心迎公尚書曰飾貌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

此五不堪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

聒耳杜預左氏傳注曰聒道也囂塵臭處于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

而官事執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毛詩曰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尚書曰一日二

日萬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

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

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

又聞道士遺言餌术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蒼頡篇曰餌食也本草經曰术黃精久服輕身延年

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

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偏伯成子

高全其節也莊子曰堯治天下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勤仲尼不假益於子夏護其短也家語曰

不討而民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耕而不顧近諸葛孔明不偏元

直以入蜀蜀志曰穎川徐庶字元直曹公來征先主在楚聞之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

蜀志曰穎川徐庶字元直曹公來征先主在楚聞之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直以入蜀蜀志曰穎川徐庶字元直曹公來征先主在楚聞之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

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魏志曰華歆字

於事請從此別遂請曹公魏畧曰庶名此可謂能

文帝即位拜相國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又曰管寧此可謂能

字幼安北海人也華歆舉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為大中大夫固辭不受

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為輪曲者必不可

為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

樂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唯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

甫强越人以文冕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司馬彪曰敦斷也章甫冠名也已嗜臭腐養

鴛雛以死鼠也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

雖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而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吾頃學養生之術

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漠以無為為貴高誘曰春秋傳曰外簡賤也

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篤也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

必不能堪而行之言已所不樂之事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

已耳足下無事寬之令轉於溝壑也左氏傳曰侍者謂楚王曰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吾新失母

卷一作廬

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病顧此

悵悵力如何可言晉書曰劭字延祖十歲而孤事母孝謹國語曰晉趙武冠見韓獻

悵悵向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

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勗之勗與媯同奴了切不置不過欲為官得

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

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

之可得言耳言俗人皆喜榮華而己獨能離之以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

而能不營乃可貴耳鄭玄禮記注曰淹復漬也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

此真所乏耳言已離於俗事以自安全保其餘年此乃真性之所乏耳非如長才廣度之士而不營之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

若趣平欲共登主塗期於相致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

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列子

國有田父常衣濕屨至春自暴於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夏梁縣續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

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藜苲子對鄉豪稱之鄉豪

黃口不勇者也祭辛禘志引佛之也祥

嘗之指於口條 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 李陵書曰孤負 願足下勿似之其

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臧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太祖輔政都督揚州諸軍事進位征東大將軍又曰太祖遣徐劭孫郁至吳將軍

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劭至吳不敢為通

孫子荆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 周易曰君子見機

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

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 左氏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儉公見楚

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 鄭玄孝經注曰引譬連

荷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 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正 今麤論事勢以相

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 東觀漢記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 相靈失德災釁

竝興 孝和孝靈漢二帝也漢書 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 漢書杜文

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 春秋緯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

集 曹植大魏篇曰大魏應靈符 遂廓洪基奄有魏域 曹植魏德論曰八制共基克 土則

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 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中有五

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 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封 公孫淵承

藉父兄世居東裔 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東侯

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 國語

內傲帝命外通南 國語

盤桓晉書 作遊盤

國乘桴滄海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魏志曰公孫淵遣使南通孫權

往來瞻遺權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為燕王論語子曰乘桴浮于海安國尚書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夫餘國出名馬貂狍自以為控絃十萬奔

走足用漢書匈奴傳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

王也山海經曰賜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兵強凌轢中原說文曰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兮度沙漠周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宣王

薄伐猛銳長驅魏志曰景初三年遣大司馬宣王征淵傳首洛陽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師次遼陽而城池

不守漢書曰遼東郡有遼陽縣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左氏傳曰援桴而鼓周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然後遠跡

蹴場列郡大荒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迹至郢班固漢書述曰列郡祁連山海經有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毛詩序曰

萬民離散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高誘曰九野八方中央也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已

不安其居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高誘曰九野八方中央也後世服土化獻其樂舞魏志曰常道鄉公景元三年肅慎國遣使

重譯來貢弓長三尺五寸三十張楛矢長一尺八寸石砮三百枚論語子曰大哉先王之為君蕩蕩于稽顙來朝百世不羈之虜也魏魏蕩蕩想所具聞論語子曰大哉先王之為君蕩蕩

功吳之先王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遷江表吳志曰董卓專朝收發堅亦舉兵荊州討卓引軍還住魯陽

祖生晉書作

遂隆晉書

作以降

雖後漢書馮衍上疏曰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劉備震懼亦逃之巴岷蜀志曰益州牧劉璋迎先主入益州至

成都璋降先主領益州遂依丘陵積石之固張戡劍閣銘曰巖三三江五湖浩汗無涯漢

曰吳有三江五湖之利也假氣游魂迄于四紀魏明帝善哉行曰權實堅子備二邦合從東

西唱和漢書合從連衡力政爭強毛詩曰叔兮伯兮唱之和汝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

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漢書曰崩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戰國策呂不韋曰其當泰山相國晉王輔

相帝室魏志曰咸熙元年進晉公爵為王文武相相志厲秋霜荀悅中鑿口人廟勝之算應變

無窮孫子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算多者也又曰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獨見之鑒與眾絕慮春秋元命苞曰明主上

欽明委以萬機魏志曰陳雷王與字景明封常道鄉公高貴鄉公長轡遠御妙略

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采入其阻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愴乎鄰國毛詩曰采入小戰江介

其阻衰荆之旅毛萇曰深也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孫子兵法曰并敵一向千里殺將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而姜維面縛魏志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鎮西

蜀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大破之斬瞻進軍到維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會統十餘萬眾分從斜谷駱谷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劍閣距會維等聞瞻已破以

介晉書作

由

東入巴劉禪詣艾降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商君書曰小開地五千列郡二

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戰不遂奔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禮記曰拜

傳玄西都賦球琳重錦克於府庫左氏傳曰齊侯歸衛侯夫人重錦三十兩夫號滅虞亡韓并魏

徙左氏傳曰晉滅虢號公醜奔京師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史記曰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安二十二年攻魏其王請降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

師也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又南中呂興深觀天命吳志曰交趾郡吏呂興等殺太守孫翊使使如魏請太守

及蟬蛻內向願為臣妾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二十日而脫孝經曰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

內有毛羽零落之漸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而徘徊危國冀延日且此猶

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强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方今百僚

濟濟雋又盈朝尚書曰百寮師又曰俊又在官虎臣武將折衝萬里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

不出罅組之間而折衝新序曰孫叔敖相楚國富兵強國富兵強六軍精練禮記曰思復翰飛飲馬南

海毛詩曰翰飛戾天鄭玄曰翰高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謂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禮記曰

器械鄭玄曰器械兵甲也修造舟楫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太行山在河內

野工縣北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海樓船萬艘蘇千里相望漢書曰江

自刳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周易曰黃帝堯舜刳木為舟刻木為楫驍

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六韜太公謂武王曰聖人興兵為

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老子曰愛

崇城自卑文王退舍左氏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崇侯德亂而伐之困壘而修故先開示

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毛

侍漢書曰南越王胡立天子使嚴助往諭歷然改容祇承往告漢書曰陸賈說尉陀陀於是追慕南越嬰齊人

則世祚江表永為藩輔左氏傳王賜齊侯命曰世祚太師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

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范曄後漢書張綱謂張嬰曰大兵雲合豈不危乎雍益

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充豫爭驅八衝征東甲

卒虎步秣陵征東即石苞也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漢書丹陽郡有秣陵縣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

羽檄燭日旌旗流星羽鳥羽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檄或為校遊龍曜路歌吹盈耳周禮曰凡

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屬馬八尺為龍樂稽耀嘉曰武王與師誅于商萬國咸喜前歌後舞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士卒奔邁其會如林尚書曰受率其旅若林煙塵

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夫治膏

膏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左氏傳曰晉景公夢疾為二豎子一曰居肅之一曰

如其迷謬未知曰居肅之下若我何史記曰沛公入秦宮樊噲諫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公聽樊噲言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

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列子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病七日大漸湯醫俞氏俞氏曰汝始則

胎氣不足乳哺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史記號中庶子

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察將深桓侯不應後五日扁鵲復見望桓

侯而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其在骨髓雖可命無奈何今在骨髓至是以無請也後五日

桓公牀痛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公遂死左氏傳令尹子常曰死郭璞穆天子傳注曰渾乳汁也竹用切勉思良圖惟所去就左氏傳令尹子常曰

子慎其石苞白

與嵇茂齊書

趙景真

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請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于寶晉紀以至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安曰昔李叟人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列子曰楊朱南之沛老

梁而過老子老子中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曰請聞其過老子曰唯唯而

今噫顧瞻帝宮兮噫宮至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遠木末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居

齊魯之間又去適吳然老子之歎不為入秦梁鴻長謠不為適越且復以至郊為及關月印為登

之後離羣獨遊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周易曰嘉惟別

晨征燕禮曰燕小臣戒盟者鄭玄曰警戒告語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漢書楊雄

乃迴颺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

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

重詩曰鶴鳴九臯

少章云據注
中云培則正
文中按磨五
字似衍

武一作尋

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

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

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也喻身之危也根萌未樹故恐風波潛駭牙淺絃急故澤危機密發也本或有於長衢之下云按

轡而歎息又北土之性難已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鄒陽上書曰夜光者非也

道眾人莫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蒂華藕於脩陵曹植楸賦曰昔江州之氣煖處玄朔之肅清淮南子曰夫以其

不按劍也好脩而游不用之鄉若樹荷山上畜火井中也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龍之服也章章甫之冠也裸壤文身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過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又存吾曰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

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游之士託

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峯陋宇則有後慮之戒

前言之艱謂經迢路涉沙漠以下也後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遙征蔡琰詩曰遙征之戒詩比土之性難以託根於下也太陽

戢曜則情劬於夕惕正曆曰日大陽也周易曰夕惕若厲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

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

足為貴也若迺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

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阮元瑜為曹公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思躡雲梯橫

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范曄後漢書田邑與馮衍書曰欲搖大山蕩北海蹴崑崙使西倒蹋

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劉勰駢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因化洽

九時不我與垂翼遠逝周易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行三日不食有攸往鋒鉅靡加翅翮摧屈

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吾子植根芳苑濯秀清流布

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

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翺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

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

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熒熒飄寄臨沙漠矣悠悠

一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親之肝膽胡越也周易曰二人

鉅疑作距

同心其利斷金 各敬爾儀敦履璞沈毛詩曰各敬爾儀 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恨然

知復何云

與陳伯之書

劉璠梁典曰帝使呂僧珍寓書於陳伯之丘遲之辭也伯之歸於魏為通散常侍何之元梁典云天監五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眾自壽陽歸降不書伯之前史失之梁史以為丘遲與伯之書

丘希範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李陵

與蘇武書曰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棄鸞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

史記曰陳涉嘗為人庸耕輟耕隴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昔因機變化遭

而應之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鸞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立功

遇明主劉璠梁典曰高祖得陳虎牙幢主蘇隆厚加禮賜使致命江州刺史陳伯之虎牙父也蘇隆還稱伯之許降乃遣元起前驅逼之伯之聞師近以應義師立功

立事開國稱孤延篤與張奐書曰烈士殉名立功立事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老子曰王侯自稱孤寡不設朱輪華轂擁旄

萬里何其壯也史記蒯通說武信君曰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班固涿邪山祝文曰杖節陛下定天下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

何其壯也

何劣邪漢書曰日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史記曰魏勃退立股戰漢書烏丸公主歌曰穹廬為室兮旃為牆音義曰穹廬旃帳也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

漢書樊噲曰今天下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

下既定又何憊邪

流言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已然沉迷猖獗以至於此劉公幹雜詩曰沈迷須薄

謂諸葛亮曰孤遂用倡後任尚書曰管叔乃流言於國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世之君赦罪責功畧小收人吳志

陸瑁與暨豔書曰此乃推赤心於天下安友側於萬物東觀漢記曰王破銅馬等

賊亦兩心上救降賊各歸營勅兵待上輕騎入按行賊營賊將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

効死又曰漢兵破邯鄲誅王郎收文書得史入訪殺公言可擊者數千章公會諸將曉之曰今反

則子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長陽賦曰僕嘗倦朱鮪涉一陳切血

於友于張繡判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謝承後漢

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鮪曰大

司徒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忘小怨

今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春秋合誠圖曰戰龍門之下涉血相創如淳漢書注曰殺血滂沱為喋

血尚書曰季平惟季友于兄弟魏志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為

承一作沈

楚辭曰迴朕車而復路及迷塗之未

遠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范曄後漢書明帝詔曰先帝不忍親視之恩枉

屈大法鹽鐵論曰明王茂其德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

臺未傾愛妾尚在桓子新論雍門周說蓋嘗君曰千秋悠悠爾心亦何可言

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應劭漢官儀典職楊喬糾羊柔佩紫懷黃

讚帷幄之謀魏晉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金蓋以數百史記蔡澤曰懷黃金之乘軺

建節奉疆場之任如淳漢書注曰二馬為軺傳漢書曰終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

竝刑馬作誓傳之子孫漢書曰漢土即皇帝之位論功而封將軍獨覲顏借

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衰哉毛詩曰有覲面目司馬遷夫以慕容超之強

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沈約宋書慕容超大掠淮北宋公表請北伐遂躬

曰公以荆師進討至洛陽王鎮惡冠長安生禽姚泓執送泓斬於廣固超踰賊走高晉獲之送京師斬於建康市又

異類禮記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姬周姓也漢書曰

呼衍氏蘭氏後有須卜霜露所墜李陵與蘇武書曰但見異類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珽改

氏此三姓其貴種也稱都平城系文皇帝諱宏自平城

遷都洛陽東觀漢記曰北虜遣使相親尚書周公曰故設陟配天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周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

見下文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魏收後魏書曰世宗皇帝諱恪景明三年蕭衍廢其主

武之日偽孽益指宣武也漢書注曰荒胡名大帥為西國語伯陽父曰國部落攜離酋豪猜貳首中與書曰胡俗以部落

漢書注曰荒胡名大帥為西國語伯陽父曰國之將立百姓攜貳草昭曰攜離也貳二心也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蒙街漢書曰沛

秦王子嬰係頸以組又陳易上疏曰斬郢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頸蒙街蠻邸懸首而將軍魚遊於沸鼎之中鸞巢於飛

幕之上不亦惑乎袁崧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鳥亂飛袁崧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

於時日撫絃登壇切豈不愴恨袁崧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

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史記曰廉

流之復而也左氏傳曰晉邊吏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史記曰廉

伐齊大破之拜為上卿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乘遂奔魏史記曰廉

王不能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以為史記曰廉

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史記曰廉

單能秦必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史記曰廉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司馬遷與任安

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荆西河果入秦史記曰廉

氈裘之長
梁書作異
域

恨力上切詳此
征賦注中今
褚作恨者誤

不念父母顧妻子莊子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當今

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皇帝梁武也解嘲曰遭盛明之世白環西獻楛矢東來

受化漢書曰夜郎滇池皆推結嵩昆明編髮漢拜唐蒙郎中遂見夜郎王多同又曰始楚成王

夜郎滇池解辨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唯北

秋野心倔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左氏傳令尹子文曰諺云狼子野心

中軍臨川殿下何之元梁典曰高祖

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劉璠梁典曰天監四年詔臨川王宏北討于寶晉

弔民洛汭伐罪秦中孟子曰湯始征自葛始誅其君弔其民尚書

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在懷君其詳之詩曰聊用布所懷

遲頓首

重答劉秣陵沼書劉璠梁典曰劉沼

峻本名法武在魏不能自存與母兄皆為僧尼後反服南

此以重答劉

劉孝標劉峻自序曰峻字季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林月歸故鄉八歲遇喪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季標傳自詔難辨命論

莫傳莊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

徽未沫楚辭曰其非一而難虧而其人已亡也孫卿子曰其發存其人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

尚新宿草將列風俗通曰劉向別泫然不知涕之無

從也禮記曰人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又曰孔子之衛遇舊館

電謝墨子曰人之生平地上無幾何也譬之猶駒而過郊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

爽宣室之談有徵墨子曰昔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

宣王射之車土中心折脊殪車中伏殺而正告書之說觀之即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漢書曰文帝

宿草上一有

西字

楚辭曰春蘭兮秋

菊長無絕兮終古

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

若使墨翟之言無

爽宣室之談有徵

死若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之期三年周宣

王合諸侯而田於圃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被朱矢追

受命宣室因感鬼神事問鬼神
之本賈誼具道所以然之故
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

歌而赴節 聖賢家墓記曰東平思王冢在東平無鹽人傳云思王歸國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西靡之城記曰臨城縣西四十里蓋山高百許丈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折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遠唯此泉湧出也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投袂乃絃歌泉涌迴流有朱鯉一雙今作樂嬉戲泉故涌出也但懸劍

空隴有恨如何 劉向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乃解劍授徐君徐君死於是劍

帶徐君墓樹而去

移書讓太常博士

并序

劉子駿 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為黃門侍郎至中壘校尉上莽篡位為羲和京兆尹卒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

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 言諸博士既不

不肯與歆論議相對也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

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

此亦略漢書不若之曰序平未書待之序皆出後人何為不可古人體教類此書以存信安漢唐氏既衰而後有劉景哀字有本

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 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脩易序書

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 論語識曰自衛反魯刪詩書脩春秋春秋元命苞孔子曰丘作春秋王道成及夫子沒而

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 論語微子曰夏六十四人撰仲尼微言重遭戰國弃籩豆之禮

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 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

之事未之學也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又曰吳起三十八篇

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 史記李斯曰臣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

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 漢書曰秦燔書而易為

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 漢書曰秦燔書而易為至於

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 漢書曰孝惠四年除挾書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

胄武夫莫以為意 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

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是錯從伏生受尚書 史記曰伏生者齊南人故為秦博士

人非絳侯與灌嬰

出字從容齋三事

漢儒林傳買
預為春味左氏
傳刊估授翅
人貫公拉獨
稍為建五古
學勸也

季文聞伏生修尚書年九十餘老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漢書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也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誦而已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

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賈生賈誼也已誼也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

建元之間漢書曰建元孝武皇帝年號也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成一經也秦誓後得博士焦而讚之七略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秦誓書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讚說

之因傳以教今秦誓是也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禮稽命徵曰文王而無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八十年韋昭曰全經未焚書之

也時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

及施行漢書曰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天漢武帝年號也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漢書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法故有左丘明觀其史記丘明作傳皆古文

何不加傳字

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

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

脫簡或脫編漢書曰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經文酒誥說一簡召詔脫二簡博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

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桓生說經頗異論語家近琅琊

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

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

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

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

疾妒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禮記曰無雷同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

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臣瓚漢書注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一十八篇而不知本有百篇今聖上德

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

十七

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
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
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
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太公金匱曰夫人可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
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為古文
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
猶愈於野乎漢書班固曰仲尼有言禮大而求諸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
施孟漢書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又曰樂陵侯史高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
齊學又曰施雠字長卿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受
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漢書曰梁丘字長翁
琅邪人也從京房受易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勝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
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

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
如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北山移文

孔德璋

蕭子顯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稍遷至太子詹事卒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也煙

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孫盛晉陽春

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秋曰西安志量開廣有拔俗風氣莊子曰孔子彷彿塵垢之外逍遙無為之業

之矣孟子曰白雪之口也猶白玉之白也子虛賦曰上干青雲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眴

履萬乘其如脫爾雅曰芥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堯年衰志閑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許慎曰言其易也劉熙孟子注曰履草屨可履聞鳳吹於

洛浦值新歌於延瀨固亦有焉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新歌延瀨未聞豈期

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翻覆朱公也

延瀨指延陵季子伯披衷也

朱也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別與化也

而後贖何其謬哉贖篇曰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

載誰賞尚生子平也已見上文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

然面學道東魯習隱南郭莊子曰魯君問顏淵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淵守陋

堂濫巾北岳偶吹草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

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楚辭曰將馳騫兮江臯周易

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

往或怨王孫不游周易曰幽人貞吉西征賦曰悞山潛之逸士卓長談空空於釋

部覈玄玄於道流蕭子顯齊書曰顯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兼善老易釋部內

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信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菲根股

遂負石沉蕨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也好餌水隱於宕山能風

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如淳漢書注曰騶馬以

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楚辭曰製

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

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結墨綬金章銅印也漢書曰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

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張英風於海甸馳

妙譽於浙右阮籍詠懷詩曰夷風截雲霓道帙長殯法筵久埋敲扑誼

躑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過秦論曰執敲扑以鞭笞天下楚辭曰悲余生琴歌

既斷酒賦無續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廣

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漢書曰張敞字子

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各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各左

不八中牟

文選卷四十三

十七

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杜預曰九州之牧貢金也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成公綏鷹賦曰青松落

陰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颺入幕

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今曉後驚昔聞投簪逸海岸

今見解蘭縛塵纓投簪疎廣也東海人故曰海岸也摯虞徵士於是南岳獻嘲

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峭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乎記

口凡計於其君之臣曰某死鄭玄曰計或作赴赴至也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

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馳騁猶直布也逸議隱逸之議也素謁貧素之謁

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雅集訓張長史詩曰同貧而風館共素白雲室杜預左氏傳注曰謁告也謂告語於人亦談議之流今又促裝下邑浪拽

制上京楚辭曰漁父鼓棹而去王逸曰船舷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岨呂

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闕也說文曰肩外閉之闕也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

尚言曰余心頗寧有性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汗淥池以洗耳皇甫謚

也以爲汗乃臨池而洗耳宜肩岫幌掩雲關歛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

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瞑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
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孔安國尚書傳曰逋亡也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

晉巴蜀太守龔爽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侯紀

不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

外而赫越請願谷士驚為岳嶺戰容
內典書曰以魏出古曰魏
外安國尚書曰以古出晉

文選卷四十四

檄

喻巴蜀檄

漢書曰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檄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
郡又多為發輸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
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
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
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

交臂受事屈膝請和

戰國策張儀曰儀交臂而事齊楚

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

禮記王制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北方曰譯說文曰譯傳也傳四夷之語也漢書西域傳曰康居
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春秋說題離曰盛德則感越衰重譯禮記孔子曰拜之而後稽顙毛詩

曰曰彼氏羌莫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

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

文穎曰弔至也番禺南海

郡縣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顏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至也太子即嬰齊也閩越地名也越有三此其一也

夷之君西轅捷之長

言君者大之也轅蒲北切文穎曰捷為縣

常效貢職不敢惰怠

論語撰考識曰穿習修耳

何本有規字

西川忠國
氏國圖

莫不貢職延頸舉踵喁喁然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皆延頸舉踵矣論五素王受命誠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皆嚮風慕義

欲為臣妾論語撰考識曰遠都殊域莫不嚮風又曰嚮悲欲見鄉黨慕義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

深不能自致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呂氏春秋曰先王之法為善者

幣帛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之變也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

軍興制張揖曰發三軍之眾也興制謂起軍法誅將帥也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

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

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張揖曰晝舉燧夜燔燧皆搃弓而馳荷戈而走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也

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

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編列

之封析珪而爵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位為通侯處列東第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張揖

謂編戶也淮南子曰編戶齊民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

天子下方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以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

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列著而不滅自足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

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春秋考異郵曰枯收骸血膏潤草骸古切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

殺或亡逃抵誅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一曰逃亡被誅而抵拒於誅也身死無名

諡為至愚無名言無善名也諡猶號也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

哉春秋合誠圖曰君殺妻誅為天下笑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

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

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誠信之使也曉諭百姓以發

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漢書

景帝詔曰置三老孝悌以道民焉方今田時重煩百姓重難山不已親見近縣張揖曰敝以示恐

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亟急也漢書曰使咸喻陛

下之意無忽

下之意無忽

下之意無忽

下之意無忽

下之意無忽

下之意無忽

為袁紹檄豫州 魏氏春秋曰袁紹伐許乃檄州郡

陳孔璋 魏志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琳謝罪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曹公愛其才而不責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 蜀志曰先主歸陶謙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後歸曹公曹公表為左將軍 蓋聞明主

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 難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夫

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 史記曰秦二世夢白虎齒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涇水為崇二世自殺張華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故臺處是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也漢書曰王氏浸盛羣下莫敢正言 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

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 漢書曰謂丞相陳平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兵居南北軍丞相如辟彊計太后臨朝以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建成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呂氏崩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

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

左氏傳閔子騫曰下陵上替能無亂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 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

宗 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章欲攻太尉勃內應以誅諸呂又曰呂祿曰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等誅之大臣為謀迎代王代王立是為高 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 明表儀也

傷化虐民 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相帝即位加特進范曄後漢書曰左怡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璜下邳人也為中常侍左氏傳史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饕餮山海經曰鈞吾山有獸羊身人面其口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父 儀也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竝作妖孽饕餮放橫

高乞句攜養因賊假位 魏志曰曹騰養子高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本末司輿金輦

壁輸貨權門 漢書曰息夫躬交遊貴戚趨走權門為名 竊盜鼎司傾覆重器 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文子老 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 贅謂假相連屬也莊子曰附贅懸疣然賤賤也贅之銳切賤音尤 獠狡鋒協

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 魏志曰大將軍何進與紹誅諸閹官進被殺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

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 燔燒洛陽官室卓至西京呂布末也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

范書宦官傳 高靈帝時貨 賂中官及輸 西園錢一億萬 故位至太尉 假位危史作 買

棄瑕取用 魏志曰曹芳呼紹欲廢帝紹不應因橫刀長揖而出遂 故遂與操同諮合

謀授以裨師 裨師偏師也漢書衛青傳 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 謝承後漢書陳龜表

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 字書曰佻輕也 傷夷折劬數喪師

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 謝承後漢書曰袁紹

被以虎文獎賊威柄 被以虎文則羊質虎文也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

冀獲秦師一剋之報 左氏傳曰秦孟明帥師伐晉晉

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 謝承後漢書曰操得兗州兵眾強盛內懷反紹意毛

割剝元元殘賢害善 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

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 策注曰元善也張奐與屯雷君書曰氣厲流行傷賢害善

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

滅之咎 魏志曰太祖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 自是士林憤痛民

怨彌重 林喻多也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 一夫奮臂舉州同聲 史記武臣曰陳于魯

臂為天下唱始則易

曰同聲 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彿東商路捽無所 魏志曰陶謙為

幕府惟彊榦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 叛人

振布眾奔沮 漢書曰膠西王卬頭漢軍 拯其死之患復其方伯之位 謝承

造於擗也 左氏傳呂相絕秦曰歸克還 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 魏志曰董卓

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 魏志曰冀州牧韓馥以冀州讓紹

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修郊

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 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太尉遂至

坐領三臺專制朝政 應劭漢官儀

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 漢書徐

領危史作名

而遷 卑侮王室敗法亂紀 家語孔子曰是謂壞法亂紀也

臺御史為憲 謁者為外臺

少章三賢賦 二字魏志阮文選同他必

漢書作賢就 就成也云云 義乃安

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 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詩曰無然畔援鄭玄曰畔援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睚眦 跋扈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忒惡也

與善人今海內陸沈於殷久矣何乃急急於元元哉高誘戰國 策注曰元善也張奐與屯雷君書曰氣厲流行傷賢害善

魏志曰陶謙為 徐州刺史太祖 征謙糧少引軍還又曰太祖與 呂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

布也漢書曰徙二千石高貴富人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彊榦弱枝非為 奉山園也左氏傳曰圍宋彭城非宋地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

故復援旌 振布眾奔沮 漢書曰膠西王卬頭漢軍 壁弓高侯執金鼓見之

拯其死之患復其方伯之位 謝承 書曰操圍呂布於濮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哀之 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兗州說文曰拯上舉也

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人 安後韓暹以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 天子還洛陽

魏志曰冀州牧韓馥以冀州讓紹 紹遂領冀州謝承後漢書曰公孫 瓚非紹立劉伯安斂其眾攻紹禮

記曰各司其局鄭玄曰局部分也 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修郊

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 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太尉遂至

洛陽衛京師脅遷謂迫脅天子 應劭漢官儀

曰尚書為中 臺御史為憲 謁者為外臺

漢書徐

為曰古有三族而王濞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家 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

漢書曰上既造白鹿皮幣令下顏與不應反唇 白寮鉗口道路以目 莊子曰鉗口之

張湯奏與腹非論死自是之後有腹非之法也 尚書記朝會公卿充負品而已故

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平使監諺者 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鉗其嚴切

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

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 范曄後漢書曰彪字文先代董卓為司空又代董卓

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

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

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今

聖朝流涕士民傷懷 漢書曰孝文皇帝崩後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曹謂曰曹操

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

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虐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

政慘苛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

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 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怨民無所

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

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 劉向列女傳曰子言叔姬者叔向之母也長奴產

伐鼓北征公孫瓚 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董卓至洛陽遷瓚於武將軍封前侯

築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

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 魏志曰

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

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 范曄後漢書曰黑山賊

於是操師震懼晨

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

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

於是操師震懼晨

於是操師震懼晨

於是操師震懼晨

於是操師震懼晨

范史注引獻帝 春妹云操引軍 渡河託言助紹 實圖襲擊 瓚援會瓚破 滅紹必竟見之 軍退屯于教

輕曰饒杜預曰 掩其不備也 故引兵造河 故使鋒芒挫 左校皆束手 歌鹿陽山破 中興書曰胡 於是操師震 於是操師震 於是操師震

夜遁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魏志曰袁紹將進軍攻許公留于禁屯河上公軍官欲渡漢書曰義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上臨河有大倉欲

以蟾蜍之斧禦隆車之隧莊子蓬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蟾蜍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幕府奉漢威

靈折衝宇宙班固與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志方外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于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長戟百萬胡騎

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尸子申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獲而右搏彪虎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烏盡而良弓藏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并州越太行青州涉

濟漯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翰為并州淮南子曰何謂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直河內野王縣尚書曰浮于濟漯達于河大軍汎黃河

而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倚其後魏志曰劉表為荊州刺史北與袁紹相結左氏傳狄人角之諸戎掎之

雷震虎步並集虜庭李陵詩曰幸託不肖且當猛虎步若舉炎火

以炳飛蓬覆滄海以沃燐炭有何不滅者哉楚辭曰離憂患而迺密兮若縱火於秋蓬黃石公三略曰夫以

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必矣聲類曰炳燒也說文曰燐火飛也

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毛詩序曰男女怨曠其餘充豫之民及呂布

張揚之遺眾呂布張揚已見九錫文覆亡追齊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尚書

若迴旆方但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啟降路廣雅曰啟

必士崩瓦解不俟血刃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士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士不

方今漢室陵遲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眾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

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

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折衝已見上文

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說文曰逆而奪取曰篡又患切此乃忠臣

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倫巴蜀文曰肝腦塗中原漢書曰一敗塗地尚書曰勗哉夫子

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眾

旅叛漢書以旅為助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

州竝進魏志曰紹以中子廙為幽州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魏志

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竝匡社稷則曰張繡以軍功稱遷至建忠將軍屯宛與劉表合

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
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
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風俗通曰謹按律者法也皇陶謨虞云始造律時
土所制曰令漢書著甲令夫吏者始也當先自正
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
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

檄吳將校部曲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
太祖進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告江東諸將校部曲
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左氏傳閔
馬之辭夫見機而作
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周易曰君子見機
而作不俟終日臨車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
慮也漢書曰江充因變制宜周易曰困而不失
其所亨其唯君子乎王弼曰窮必通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
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班固漢書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
王正之矣封禪書曰興必慮其安必慮危
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

子疑守之祀
當作閔子馬

麥左氏傳曰晉周子有兄
而無慧不能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洿簡墨漢書曰
義服處

毛爾雅曰生而自食曰糲待哺曰穀郭璞曰鳥子
須母食鄭之尚書大傳注曰翰毛毛長大者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西京賦
曰怪獸

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罽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

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女徂征三旬苗
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孔安國曰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

旌不拔史記曰天子拜涉何為遼東部都尉朝鮮襲殺何天子遣左將軍荀彘擊朝鮮朝鮮入
殺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呂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下

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史記曰吳王闔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樂毅遺燕
惠王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跡

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

及其抗衡上

及其抗衡上

及其抗衡上

及其抗衡上

及其抗衡上

及其抗衡上

毛萇詩注曰抗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吳王與晉定公爭長乃長晉定公吳引兵歸國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及吳王濞越王聞之襲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而殺夫差

驕恣屈強猖獗始亂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濞為吳王孝景五年起兵於廣陵左氏傳曰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自以兵彊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南下榮陽則七國之

軍丸解冰泮漢書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侯周亞夫在擊楚敗之七國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渠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互解已見上文淮南子溲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背漢書曰吳王

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眾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踞如二袁勇如呂布

特起鸛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淮南子曰鸛視虎顧臨鐵論曰無鹿駭狼顧之憂然皆伏

鈇嬰鈇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毛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近者關

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

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之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楊秋李堪宜成等反遣曹仁討之超等

屯潼關公敕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

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

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啟行未鼓而破

魏志曰公西征馬超公自潼關

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丁斐曰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得渡循河為甬而南賊追距渭口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公乃與超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驍騎夾擊大破之斬宜成李堪等漢書元后詔曰運獨見之明奪無前之威毛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千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

戰國策秦王謂唐且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賈誼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

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

復欲鳴吠

魏志曰曹公斬宜成遂超走涼州典略曰韓遂字文約在涼州阻兵為亂積三十年建安二十年乃死

逆賊宋建僭號河首

同惡相救竝為唇齒

魏志曰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抱罕夏侯淵討之屠抱罕斬建涼州

又鎮南將軍張

魯負固不恭

魏志曰張魯字子公據漢中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長雄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龍魯為鎮民中郎將漢寧太祖征之周禮曰負固不服則攻之

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

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公征孫權攻破江西營乃引軍還史記曰武王東觀兵至于孟

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

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

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公西征張魯偏師

涉隴則建約臬才於首萬里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欲襲取之遂走後軍入

散關則羣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魏志曰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進

臨漢中則陽平不守魏志曰西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衛據陽十萬之師土崩

魚爛張魯通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魏志曰魯弟衛夜逃魯

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七姓巴夷王朴胡賓邑侯杜

鉦鼓一動一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戰國策司馬錯

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春秋考異郵曰赤帝之

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魏志曰胡漢者皆封列侯又胡漢子弟部曲將校為

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漢書曰高祖入關史氏皆

商四民者國之石民而建約之屬皆為鯨鯢士氏傳楚子曰古者明土伐不超之妻孥焚

首金城魏志曰南安趙衢討超父母嬰孩覆尸許市范曄後漢書曰建非國

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漢書曰通順之理夫驚鳥

之擊先高攫鷲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此述往年未伐之意尚書

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薺魏志曰建安二十

而南漢書九江郡又使征西將軍言侯淵等魏志曰夏侯淵字妙才率精甲五

萬及武都氏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據庸蜀魏志曰建安二十江夏

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漢書曰東

將軍楊僕入軍於越萬里剋期五道並入大舉天師至壽春而南一道也使征西甲卒五

萬二道也及武都至庸蜀三道也江夏至豫章

文選卷四十一

漢書曰東

越反上遣

漢書曰東

越反上遣

漢書曰東

越反上遣

漢書曰東

越反上遣

四道也樓船至會稽五道也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人除害元惡大

慙必當梟夷尚書成王曰元惡大慙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揚雄嚴靈賦曰枝附

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新序趙良謂商君曰君亡可翹足而待也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

先舉其郡還歸國家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死盧江太守劉勳率眾降封為列侯呂布作亂師臨下邳

張遼侯成率眾出降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鴈門人也以兵屬呂布太祖於下邳遼將眾降拜中郎將封為關內侯還討眭固

薛洪穆尚開城就化魏志曰固使張揚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穆尚留守自將兵以迎紹求救

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奧舉事立功魏志曰公擊淳

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

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魏志曰公圍尚營未合尚懼遣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

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為內應魏志曰尚攻鄴

圍守魏志曰袁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鉞使尚

審配兄子開門入兵魏志曰袁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鉞使尚

既誅袁譚則幽州太守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魏志曰建

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

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塞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

誠乃天啟其心計深慮遠西京賦曰天啟其心司馬相如喻審邪正之津明

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

之功享不訾之祿答客難曰所欲必得功者自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

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說苑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

惠毛詩曰盜言孔甘論語曰好行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燖俱滅者亦甚

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

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

魏志曰太祖使張遼與樂進等將七千人攻合肥太祖征張魯俄而權率十萬眾圍合肥於是

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明日大戰于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十人斬二將權登高冢以

進軍到涇水山審配兄子開門入兵魏志曰袁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鉞使尚

降游與山同審配兄子開門入兵魏志曰袁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鉞使尚

城門內兵配逆戰既誅袁譚則幽州太守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魏志曰建

安十年袁熙大將焦觸叛熙尚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

長戟自守遼呼權不敢動權守 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 周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 事上

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 魏志曰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 孫

輔兄也而權殺之 典略曰孫輔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

他人輔云無是權投書與昭以示輔輔 漸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徙輔置東吳 賊義殘仁莫斯為甚 孟子齊王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人者謂之賊

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其君也 乃神靈之通罪下民所同讎辜讎之人謂

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 尚書曰伊尹去夏復歸于毫孫子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曰伊摯伊尹也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 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

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武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

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脩明皆宜

膺受多福保又子孫 尚書曰永膺多福又曰保又王家 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

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

薪 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作宰既底於厥子乃弗肯堂別肯構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而子弗克負荷 及吳諸顧陸舊族

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

家良寶利器 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流效眾也 而並見

驅逐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 陸賈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治之 相隨顛沒不亦

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爵羅賢聖之德也 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 鸚鵡

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 韓詩曰鸚鵡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鸚鵡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字林曰鸚鵡鳴也上乃丁切下古穴切廣雅曰鸚鵡立雀也荀

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眾無忌

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乃霸夫烈士奮

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

上也如其未能 未能如上之計 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 漢書鄒陽上書曰昔者鄭祭仲許宋

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其義也 秋計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 天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踏 戰國策魏魁謂建

信君曰人有置係

後漢書完得

魏朗字少英會稽

上虞人當是時英

也周華會稽典錄

作周林吳夫人傳

注中引典錄名騰

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踏而去虎之情匪不愛其蹄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蹄害七尺之軀有權也今

國家者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蹄也願公早圖之也延叔堅曰係蹄獸糾也

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漢書曰項梁使使趨齊兵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

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周易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聞大雅之所保背先賢

之去就毛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忽朝陽之安甘折若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

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尚書曰火炎昆陽玉石俱焚雖欲救之亦無及已史記衛平謂宋

亦無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檄蜀文

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劍閣距會會移檄檄蜀將吏

鍾士季

魏志鍾會字士季穎川人少敏惠夙成爲祕書郎遷鎮西將軍後爲司徒謀反於蜀爲衆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皇帝神

武聖哲撥亂反正魏志曰有太祖皇帝爲魏太祖公羊傳曰君子曷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乎春秋拯其將墜造我

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爲魏高祖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

天而應乎人禮記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相踐祚而治烈祖明皇帝弈世重光恢拓洪業魏志曰明皇帝祭公謀父曰弈世載德尚書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漢書武帝詔曰向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毛詩序

政家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難蜀父老曰割齊人以附夷狄如淳曰齊人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言平人也此三祖所

以顧懷遺志也劇秦美新曰后土顧懷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主上則陳留王奐也尚書曰放勳欽

明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宰輔謂司馬文王也左氏傳史克對魯侯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布政垂

惠而萬邦協和毛詩曰布政優優尚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毛詩曰因時百蠻大戴禮孔子

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尚書曰予惟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

道並進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趨甘松沓中雍州刺史古之行軍以仁

爲本以義治之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謂正曹操曰古王者之師有

征無戰孫卿子曰王者有誅無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莫敢校之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尚書曰

數文德舞干羽兩階七旬有苗格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尚書曰式商容之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今鎮西

兩階七旬有苗格

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尚書禹曰奉辭伐罪漢書孫寶曰臣幸得銜命奉使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

之命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有征伐之備有文告之辭元元已見上文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新序李克對魏武侯

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毛詩曰告益州先主以命世

英才興兵新野困躋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

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蜀志曰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襲

徐州虜先主妻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後背曹公歸袁紹漢書張良曰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能制其死命也左氏傳子太叔曰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諸葛

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蜀志曰姜維字伯約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

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周禮曰九伐之法正邦國憑弱犯寡則背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增之

野蠻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征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

力待時併兵一向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殺將而巴蜀一州之眾分張守備難以禦

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魏志曰姜維趣上邽鄧艾與戰于段谷大破之

又曰姜維寇氐陽鄧艾拒之破維于侯和漢書公乘興上書曰王尊厲奔北之史起沮傷之氣黃辛出軍決曰始立牙之日吉氣來應旗幡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揚以清鼓鞞之音婉而鳴

規疑作規

是謂堂堂之陣整整之旗此大勝之徵也 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

當于來之民毛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

述授首於漢史記曰秦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代蜀滅之公孫述已見吳都賦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

賢所備聞也左氏傳司馬侯曰九州之險也是非一姓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

金匱曰明者見危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鄭玄曰武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微

祿而不變哉左氏傳管敬仲曰復安鳩毒不可懷也漢書楊惲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

弘寬恕之德禮記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尚書大傳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以也周公曰其政也好生

往者吳將孫壹舉眾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吳志曰孫壹為江夏太守及孫繼誅滕胤

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偏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

國事魏志曰文欽字仲若曹爽之邑人也與母丘儉舉兵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臨淮討之諸葛誕遂殺欽欽子鴛及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大將軍表鴛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大將

其按胤胤皆壹之妹夫也胤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已率部曲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

其按胤胤皆壹之妹夫也胤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已率部曲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

其按胤胤皆壹之妹夫也胤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已率部曲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

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吾客面縛降... 壹等窮蹶歸命猶如上寵

况巴蜀賢智見機而作者哉見機已見上文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

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

樂業安堵已見上文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民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去羣卵之

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基加九雞子其上公曰作之孫息以其子置下加九雞

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

無及也並已見上文各具宣布咸使知聞各具上魏志有其詳擇自求多福七字

難蜀父老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國用大臣亦以

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止以語難之以

司馬長卿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威武紛紜湛滄心汪濊韋昭

曰湛音沈張揖曰汪濊深貌也善曰汪為黃切濊為外切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

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駮定笮存邛服虔曰邛駮音邛郡西部也應劭曰蜀郡

岷江本山駮也文穎曰邛今為邛都縣笮今各斯榆舉苞蒲鄭玄曰斯音曳張揖曰斯音

為定笮縣皆屬越嵩善曰駮蒙江切笮音繫田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

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

其義羈縻勿絕而已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

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

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老之業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

笮西夷之與中國竝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孟子曰禹之相舜歷年多仁者不以

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不可猶不堪也以其不堪為用故棄之也今割齊民以

附夷狄附謂今之親附也齊民已見上文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

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應劭曰巴蜀皆古蠻夷椎結左

社之人也僕嘗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覲也余之行急其

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文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嘗聞其略矣章昭曰粗猶略也祖古切蓋世必

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張揖曰非常之事其本難知眾民懼

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張揖曰非常之事其本難知眾民懼

也尚書曰黎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張揖曰溢也郭璞

三蒼解詁曰溢水聲也字林云匹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憾之張揖曰溢也郭璞

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張揖曰疏通也灑沈澹災張揖曰灑分也章昭曰灑史紙切蘇林

東歸之於海而天下張揖曰灑分也章昭曰灑史紙切蘇林

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肌膚

不生毛張晏曰躬體也孟康曰腠胝也卓昭曰取身中小毛也蒲葛切郭璞三蒼解詁曰肌

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喔躄也文牽俗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

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鄧展子曰字詁創業垂統為萬世規孟子

修漢書作循

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詩小雅云

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

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

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

猶微孟子曰故家遺俗流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

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

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孟子曰湯始征

大旱之望雨戾夫為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

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論語比考識曰賜風德宋

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

論以德也二方謂西夷南夷也鱗集相次也

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

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

蜀西徽外入于江若水出廣張揖曰徽塞也以木 鏤靈山梁孫原張揖曰鑿通

平徽外出旄牛入江沫音妹縣屬越嶲郡孫水出登縣南至會無縣 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

入若水李奇曰於孫水之本作橋梁不被塞閉 遠撫長駕長駕謂所 使疏逖不閉

宵爽閭昧得輝乎光明章昭曰宵梅憤 夫拯民於沈

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說文曰禔

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

陵夷即凌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凌遲而至 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

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毛詩序曰始於

符合在於此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減

五下登三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為 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

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樂緯曰鷦鷯狀如鳳皇爾 於是

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

